

隆慶潮陽縣志

潮陽縣志卷之十五

明中憲大夫前浙江提學副使預修 世廟實錄邑人林大春著

文辭志

夫文豈易言哉蓋孔子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及觀夏商之際而悲杞宋之不足徵曰文獻闕焉是知文者聖道之精華而先王制作之本原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迺後之作史者徃徃於連山丘索之書國風雅頌之什與夫周官魯史之所紀載皆列之為藝文志若曰文藝云爾惡是何言也夫藝成而下者也而文

之大體則出於天是以仰觀而天文著俯察而人文宣文之至也而謂其為藝不已卑乎吾邑中古人文失傳已久猶幸近代先輩諸作間有存者顧舊志多逸之遂令千載寥寥觀者不無杞宋之嗟余甚悼焉於是考自唐宋以來迄于於茲其間古文辭賦有足以經世厲俗者咸謹書而備錄之將與鄉之縉紳士類共愛而傳之非敢曰廣之天下也雖然芝蘭生於幽谷其迹隱矣而其芬香靈秀之氣常薰灼於人間此何異於文之在吾邑者雖不多見於天下然而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安知無

有馥然之味絢然之光為時所膾炙者乎又安知
異時不終表見於天下天下之士不目之為彛鼎
球琳而謂斯文之在茲也因更史之稱述聖之指

作文辭志

唐潮州刺史韓愈祭大湖文三首

其一

維元和十四年

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
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之神曰愈承朝命為此
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
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事於廟庭
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衣冠不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二

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掬幣不能
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
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其二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

愈謹以清酌暇脩之奠祈于大湖之神曰稻既穞
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
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
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
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至此極也神聰
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
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劓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

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湏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三其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譴謫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又與僧大顛書三首一其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敝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

色緣昨至未獲參承倘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已

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宣二其愈啓海上

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

屈倘惠然降諭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歸高

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不宣三其愈啓惠月至辱答

問玆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易大傳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

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見顏色

隨問而對之易今此旬來清明旦夕不甚熱倘能

承閒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愈聞道無凝滯行止擊

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間寂與城廓無異大顛師
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
立空曠無異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於所

適道故如是不宣

右三書宋歐陽修嘗謂世所罕

大傳謂着山林與着城郭無異宜為退之信佛法也
軾則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非佛法也
或者妄撰退之書其詞九鄙雖退之家亦無此
語晦庵朱子又謂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脫歐
處意或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誤
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可疑而察其為所可
疑蘇公乃覺其所論雖各有所未盡
斥以爲凡鄙所以論雖各有所未盡
也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德又曰側承道高又
曰所云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博安
得謂初無崇信以說之愈答孟簡至我朝潮州貳守
車君份之論復以愈答孟簡至我朝潮州貳守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四

至州郭未嘗言以書請之也其云造其廬留衣為
別皆直述不諱乃獨諱其書而不言耶且所答孟
書稱許大顛之語與晦庵所舉三書中輕重不同
真偽固自可辨歐云宜為退之直據所見言之
氣有相類耳蘇謂其詞凡鄙則直據所見言之
晦庵亦意其為僧徒所記不真然則又安知無假
托於其甚相遠蓋孟簡之書而有朱子之指亦
見實不其甚相遠蓋孟簡之書而有朱子之指亦
與歐近但車謂愈與孟簡之書而有朱子之指亦
請則太泥耳夫大顛當時高僧如文暢之徒愈嘗
以文贈之矣大顛可與語則實不可書之遺之况
且書有帖具人等語則實不可書之遺之况
造廬留衣其意密矣何謂孟書中無書請之文
而遂謂前書之妄也願其語有脫誤則朱云僧徒
所記不真或然者善乎修撰林欽之言曰蘇
子瞻謂大顛書為或人妄撰是欲隱公之過而
不欲重其失獨歐陽氏謂實退之語蓋備知公
之終始者若夫紫陽朱子之實退之語蓋備知公
子之論而為評韓氏者矣

宋濂溪周敦頤題大顛堂壁詩首一退之自謂如夫子

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

留衣

按本傳熙寧中先生自廣南東路運判擢提點本路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雖窮崖絕

島人跡罕至亦必按視則吾邑當為過化之地以故寺壁留題有詩獨惜其遺事莫考耳

蘇軾遠遊庵銘并序

首一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

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
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
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
遣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于南海

之上必将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
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逼隘也
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
求問道於屈原偕車於相如忽然不自知歷九疑
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
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蔡子野
文首一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帷兀
然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遍交公卿
靡所求希急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
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

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
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歔歛一酌告訣逝舟東飛

按本傳初軾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初坐謗訕貶英州未至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復移昌化軍而復古與黃洞輩每徒步往

訪不遠千里及元符初遇赦徙蕪永因遂北還復

古等又送至清遠峽而復古道病卒軾乃為文祭之

王安中潮陽道中詩一首火輪升處路初分雷鼓翻

潮脚底聞萬竈晨煙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黃雲嶺

茅已遠無深瘴溪鱷方逃畏舊文此若有田能借

客康成終欲老耕耘

楊萬里潮陽海岸望海詩一首動地驚風起海陬為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六

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最盡

頭衆水更來何處着千峰赴此却回休客中供給

能消底萬里煙波一白鷗石塔寺除夜詩一首醉

後先眠客莫嗔誰能守歲費精神幸無爆竹驚寒

夢休羨椒花頌好春今歲明年才隔夕人情物態

頓趨新遙憐兒女團樂處只少屠酥第一人

襲茂良題惠來驛詩二首其一十里平疇際遠山土

膏未動覺牛閑行人偏得晴相送不道虹霓望已

慳其二晴雲欲午常揮扇曉霧生寒又着綿自是嶺

南多氣候日中長有四時天二公以提刑至而楊又嘗請築潮外砦云

鄭厚登東山詩一首 小雨上東山層層着意看尋泉
行處僻就石坐來寒赤舄歸周旦蒼生起謝安功
能成底事一抹暮雲殘

方子武題龍津亭詩一首 龍津亭下水湯湯坐久凝

神杳靄間說道浙江人不信向南全似越州山

文天祥謁東山雙廟沁園春詞一首 為子死孝為臣

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

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

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嗟哉人生翕歛云

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

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按元潮州路總管王

用文跋稱公此詞蓋在景炎時道經潮陽謁張許

二公之廟而作而通鑑續編乃載之留燕山時所

為及考公所著指南後錄中多在燕諸作然皆無

此詞則此詞當系於潮陽明矣况用文生元時去

公未遠得之歲時筆蹟必真若果如通鑑所云當

在己庚辛壬之歲其時宋亡已矣渠亦所據而

稱景炎特耶大率史家傳疑後人踵謬相沿以至

于今余故詳論其世識之末簡以俟博古者考焉

集杜詩四首并序其一駐潮 寒城朝煙淡江沫擁

春沙羣盜亂豺虎回首白日斜序云十月引兵趨潮陽稍平羣盜人

然心翕 其二之行府 送兵五千人散足盡兩靡留滯一

老翁盖棺事則已序云十一月謀報虜大衆至漳泉度勢不敵移屯將趨海豐為

虜騎追及於中道時行已數其三之行府翠盖蒙塵

飛仗鉞奮忠烈千秋滄海南事與雲水白序云自後

行府白手起兵展轉患難東南跋跡萬餘里事不

幸不濟然臣子盡心焉爾矣成敗天也獨奈何哉

在景炎戊寅之歲俱其四二癡女饑咬我鬱沒一

悲魂不得收骨肉痛哭蒼烟根序云予六女長定

河源之三角丁丑柳娘環娘子定娘壽娘以病死於

得存戊寅潮陽之敗復死亂兵中哀哉按

二女死所當在五坡嶺地屬潮陽今失其處

右詩及其所自叙見文山別集皆公留燕微中追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八

鄒瀕千秋鎮銘一首 崇岡壁立曲水長流天險莫升

人謀曷籌山川萬古鎮壘千秋

元廣東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周伯溫行部潮陽詩一首

潮陽壯縣海之濱海上風濤旦夕聞遺老衣冠猶

近古窮邊學校以同文鹵田宿麥翻秋浪樓舶飛

帆障暮雲聲教東漸無限量揚清便欲滌朱垠

遊白牛岩詩一首 懸磴丹梯繞依岩佛閣孤海天明

似鏡山市淨如圖楊影清泉穴松風拂座隅贈衣

留別處撫舊更躊躇

王用文刻文丞相謁張許廟詞跋一首 丞相文山公

題此詞蓋在景炎時也三宮北還二帝南走時無
可為矣赤手起兵隨戰隨潰道經潮陽因謁張許
二公之廟而此詞實憤奸雄之誤國欲效二公之
死以全節也噫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亂其成
就卓為江淮之保障者二公而已矣宋有天下三
百年革命之際始終一節為十五廟祖宗出色者
文山公一人焉詞有曰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
轟做一場是知公之時固異乎張許二公之時而
公之心即張許之心矣予守潮日首遣人詣潮陽
致祭仍廣石本以傳諸遠俾忠義之士讀之有所

興起奸雄之輩讀之亦少知自警云爾 登東山

詩一首 南紀茫茫盡海邦偶來登覽壯心傷千年廟

貌留芳草萬里山河帶夕陽風景坐餘周顛淚詠

歌難盡謝安觴豎儒懷古應何意讀罷殘碑一慨

慷 遊靈山寺詩一首 海氣溟溟暗越城禪房寂寂

慰高情秋深岩戶留雲影夜半山風作雨聲釋子

不眠供茗椀幽人無語對棋枰馬蹄明日知何處

贏得山靈識姓名

鄭大王登東山詩一首 暮天涼雨急霏霏澗谷重重

拂翠微醉魂不受風飄斷只恐浮雲自濕衣

前吉安路龍洲書院山長邑人劉應雄靈威廟記

一 首 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夫

烈士舍生取義祀非所計而必祀之者亦義也人固有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世方阡危擊累邠而措磐石雖不幸且死亦不為徒喪矣有如張許二公支汗血累戰之憊捍矢石四面之攻不疚於回寧以義狗挺身為東南之長城而橫遏之功不在太尉臨淮之下距今五百餘年聞之者猶膽掉皆裂毛髮洒浙凜凜然見先軫之面如生詎非麗天炯炯之五行宅土茫茫之上黨者歟唐皇

養虎遺患致漁陽鞮鼓之震河朔二十四郡且不
能支矧九州之上腹自開元晏燦以來豢養安恬
士習脆奕聞角聲而隕如雨者衆矣翠華搖搖倉
皇幸蜀六軍擾擾唏噓割愛其亂匪降自天上失
其馭故也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二三豪傑整頓
乾坤儲皇即真於靈武祿兕殞矣尚有餘孽鋒蝟
斧螳朶頤亟夏而逐在野之鹿尹子竒同羅突厥
奚勁兵與楊朝宗合攻睢陽張公志吞逆雛擁兵
三千馬三百與太守許公會以寡制衆以竒取勝
賊每戰輒敗復益兵攻圍愈急城中糧竭矢盡使

霽雲求援於賀蘭此申包胥哭於秦庭時也而援兵不至割妾殺奴以饗士此宋華元所謂析骸易子時也而餽餉不給衆議東奔二公謂睢陽為江淮保障棄睢陽則亡江淮誓以死守惜夫兵羸勢蹙城不能全瀕死籲天為厲鬼以去賊穹示鬼神若聞茲言亦黯然變色而為之悲咤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賊亡而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矣當時猶有議者賴韓公辭而闢之廓如也至今崇祀隸韓公過化之鄉皆精靈之合以韓公為知己故翩

然被髮下大荒不然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潮之子男邦耶相廟初基宋熙寧間郡遣軍校鍾英部領方物貢于朝道經歸德謁廟丐靈夜夢神語以神像十二銅鞮一閉後殿匱中錫汝保汝俾奉歸以祀而邑之東山明發趨京竣事回具脩脯胖答神貺畢記夢中語取神所與者星馳而返置諸岳祠俄而鍾英立化邑人駭異時見玄旌樹于岳麓鄰寺僧徒夜見光怪白有司請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禱其應如響事聞于上賜廟額曰靈威二神冊尊王爵英亦封嘉

佑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燬廟祀漸疏大德末年邑
令表天漠就邑寓前進士趙嗣助復謀營創趙為
潮著姓率衆易從捐貲市材豎三門兩廡前後殿
三十二間璇題玉英藻繪丹堊與同死忠者像設
儼然儀衛甲仗駢坐於壁楯之間歷歷如見當時
握拳噴血之勇惟嘉佑侯實肇始者故特祀之經
始於至大戊申落成於皇慶壬子糜楮幣二萬五
千餘緡荔丹蕉黃歲時薦奠鱗集雨暘時若而災
沴消農桑阜而鋒鏑戢則是神之血食所在赫靈
濯聲又惡有冰天桂海之異哉唐呂溫云烈氣不

散長為風雷生而衛國死而衛民一何神也噫人
而神之神而王之至今潮之人士信之深思之至
煮蒿悽愴以尊祀韓公者而祀二公庸非有功於
民也哉方今統一首褒忠義名紀祀典者五人二
公與聯焉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義超古越今
雖萬世猶一日也乃系以辭曰

天將完節付二公捍蔽江淮嬰孤墉四百餘戰挫
賊鋒誰知運際陽九窮生為人英歿愈雄桓圭赤
舄膺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葺祀端厥躬趙
公精誠與神通植僵起廢新斯宮巍峩雙廟等山

崇鐫珉勒石紀豐功

林泉生潮陽縣學明倫堂記

一首

至正九年冬潮陽

縣新作明倫堂成明年東西序列舍成縣尹雷杭

彥舟以書來屬其友人晉安林泉生為之記且曰

昔先正韓文公之守是邦也以聖賢之道導其民

故其民至今興於學邑舊廟學廢前尹崔思誠始

新王宮監縣僕立箴作戟門兩廡繪諸從祀惟師

生講習之區隘陋弗稱杭懼韓氏之流風善教因

是而墜為作斯堂廣弟子員日視其業敢求子之

言勗其人於不朽生曰潮陽之政知所本哉夫五

倫人道之本也三代以上學校以明倫而作三代
以下學校以明倫而存不然禮廢樂亡六籍焚缺
教養之法何以能獨存至今耶孟子云學以明人
倫也信乎倫紀之在於民彝者千萬世不可滅也
聖人因民彝以立教然則有天下者又安能外此
以求治哉昔者七國兵爭天下乏為異言異行者
靡靡然孟子獨於楊墨而闢之唐之中棄敝政百
出韓子獨攻佛為甚力二子之心誠以生民不能
無治亂惟無父無君之教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其
害至於滅人類而後已故辭而闢之必稱父子君

臣韓子之言本於孟子孟子之言本於孔子孔子之道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也道明而王化敷予故曰知所本也他日登斯堂者因予言以省其身其於仁慈孝忠敬信友恭之道或有所未盡能無惕然乎因其惕然者而充之人道焉有不立乎是則斯堂之惠人無窮也不可不書彥舟云邑民有范天麟者捐其所居之地以拓講宮是習其父兄之教以尊信韓氏者也法得并著若夫堂廡高廣之度經費之數皆畧而不書彥舟建安進士其政本於學云至正十年

惠州路總管府從官徐來報德堂記

一首

潮郡之下

邑有三海陽揭陽潮陽是也獨潮陽當道要衝也縣治之西南三十里有地曰和平民居繁庶往來絡繹文邑之鄉其間乃有大川橫截歷代皆濟以舟或逢風濤時作潢潦奔溢不免覆溺之患凡貢水土諸物品受上府教令往往病涉宋宣和丙申浮屠氏大峰師祖始自閩來弘發至願謂宜建石橋以渡往來以通上下遂募衆資期底于成於是度水之淺深高下計石木若干獨運諸心不喻於人宣和癸卯師祖載施錢歸閩人盡訝之至建康

丁未越五載師祖航海而來糗糧木石工用畢至
不踰年而橋成一十六間惟南北距岸兩間未獲
盡完是歲十月辛亥師祖歸禪紹興癸酉完之蔡
貢元也由是往來之人雖逢風濤時作潢潦奔溢
而道無若病公私便之鄉人感恩建堂崇祀名曰
報德其本堂上奉慈尊示莊嚴也然自宋迄今二
百餘載莫能紀其事者至正庚寅里士許黃仲
元集鄉老相議懼夫愈久而終於湮滅遂請記於
予勒之金石予謂昔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曰焉得人人而濟之今大峯浮屠氏迺能普

惠以濟人其功豈不居於子產之右乎茲勒其實
以垂永久使知創始有自云至正辛卯

明賢婦郭真順上指揮俞良輔引

一首

將軍開國之武

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
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
帶得淮河水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瀕
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
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
緩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主
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

酬 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
犢春耕萬隴雲鰲厖夜卧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
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
歌詠之欲為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續
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

邑人吳景熙雙忠廟詩

一首

中唐天寶末萬里胡塵

昏兩京既不守百僚爭竄奔桓桓張許公秉義江
淮間睢陽抗要衝百戰閱險艱慷慨忠義士焦勞
摧肺肝孤城忽食盡饑腸為辛酸終焉費力敵西
拜淚潺湲平生誓許國視死非所難忠魂上訴帝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十六

悲號達天閔雄名垂竹帛聞風心膽寒靈祠依山
麓千載瞻遺顏我来重致辭肅恭薦蘋蘩臨風發
浩歌繫節空長歎

錢公鉉雙忠廟詩

一首

三光五嶽儲真精大義卓立

高稜層二公駿發鍾其英手扶雲漢擎秋鷹羯奴
奮臂關河腥青螺促駕隨西行孤忠耿耿憂天傾
逆瀾奔崩勢未停江淮砥柱憐孤撐淒風落日金
戈鳴飢疲啖紙睢陽城無人鈞天訴帝庭腥雲四
合危巢崩下拜先君九廟靈願為厲鬼驅天兵王
靈所宣劇寇平大唐日月垂光晶千百年後懸英

名大節凜與秋霜爭臨風薄奠蕉荔馨忠魂已逝
喚不醒再拜盛德臨高亭

邑人林克剛雙忠廟詩一首 大唐養兒恩寵極播弄

乾坤竊京國剛腸不獨顏臬卿將軍怒氣摩蒼冥
手持三尺睢陽裏誓殺羯奴雪天耻帳前虎士心
桓桓衽金枕革同肺肝去兵那堪重去食稽首皇
天臣力竭再遲三日全高墉皇天欲盡公孤忠碎
牙裂背竟何益將軍一去江淮擲儲皇欲遂中興
期此身雖死何足悲千年廟食到海岳不減圖形

上麟閣 白牛岩詩一首 兩真和尚留遺跡蘭若興

衰幾歲星老樹倚岩春寂寂幽泉下澗日冷冷蓮
花座聳開新像寶藏亟空失舊經露地白牛何處
覓一岩芳草自青青 羅漢寺詩一首 東山山下訪
禪栖古木繁陰水滿陂海瀾白雲來汗湧山連青
髻出參差秘經藏古忘遺檢奉佛堂空餘故基千
古珠林頓消歇不知羅漢更何為 和平橋詩一首
大海東來浪勢驕長虹直跨影苔蕘基深不受江
流轉版斷曾經野火燒過客接鞭南北路漁翁垂
釣往來潮大峯緬想今何在遺惠于今耿不消

邑人林祖題 淑正先生隱居詩一首 歸遁舊林泉

西堂隔市屢功名端不慕塵俗詎能牽果落禽驚
彈苔鋪鹿卧羶里閭多造就千載仰伊川

揭陽林仕猷送林述古詩

首一

聖朝尚文治側席

思英賢下詔宣郡邑推薦相後先所以布衣士彬
彬起林泉林君潮陽彥質美而志堅曩從張魯菴
易學得所傳韋編已三絕亶亶通幽玄青衿立其
門執經望開宣篋瓢足自樂菽水奉親歡念此以
終老富貴浮雲然吾郡有賢守奏對楓陛前薦子
以明經書名達天官州司遂逼迫促登孝廉船入
市賣琴書聊以充盤纏上堂別慈母白髮垂雙肩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十八

毋日子行邁重見知何年人生諒難必出處寧非
天秋風振落木高城嘯饑鳶雲海浩無際川流亦
濺濺我老不出鄉送子韓江邊願言崇令德保身
若冰淵遠大以為期忠孝貴兩全 白牛岩詩 首一
幽懷曠冲賞陟彼東山巔山人邀我飲滿座皆英
賢披雲望海水拂石聽流泉昔賢有遺跡遐哉弗
可攀矯首見白雲悠悠在青天 靈山寺詩 首一
洞煙霞紫翠深上方臺殿鎖秋陰懸崖老樹鳴天
籟落澗飛泉響石琴往事祇今成感慨浮生何幸
得登臨留衣亭上三更月照徹昌黎萬古心

邑人戴次胄春江待渡應制詩一首 綠楊芳草馬頻

嘶擔重奚奴舉步遲小艇不來春水急沙頭獨立

已多時

時國史院評者謂得春江待渡意有旨授四川簡縣縣丞

邑人趙光國挽戴希文詩一首 哲人呼不返誰結歲

寒盟有子皆英偉希年擅老成文章留軌範生死

隔幽明悵恨無知己臨風涕泗傾

希文次胄字也

神童蘇福秋風辭

一首

庭臯梧影動樹杪秋風起人

見秋風悲我見秋風喜彤雲掃盡煙塵生萬里乾

坤淨如洗冥鴻一舉橫四海霜隼孤飛渺千里從

渠伯勞燕零落下蓬葦芄蘭傲霜秀蒼王叢桂搖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十九

空噴金蘂從渠蒲柳姿蕭疎嘆零萎人言西風吹

人老漆髮醜顏變枯槁又言西風生客愁砭骨寒

心裂肝腦吁嗟西風兮本無情慘慄者自悚衰謝

者自驚丈夫不與草木腐安與草木同枯榮我願

西風常識面年年歲歲長相見吹將鬢髮似磻溪

快我鷹揚邈雲漢

紉扇行

一首

妾有一匹絹照眼

光凌亂範以湘江筠裁為合歡扇娟娟花月羨皎

皎梅雪燦向來啓炎溽執手同繾綣朝携麥隴去

為妾障容面暮伴紗厨宿為妾散香汗恩情非輕

薄信誓成旦旦華容未衰朽世路易冰炭終身隔

幽閑誰復轉清盼君不見金屋貯阿嬌長門鎖春
怨王樓宴環奴驛庭碎花鈿人耶物耶古如斯
于風前發三嘆 遣睡魔詩一首 斗齋無人春晝永
書案粘癡發深省幽懷欲真寥廓鄉黑魔極豫華
胥境癡人懶魄何惺鬆垂頭閉目甘相從心猿意
馬付韁縛南柯蟻穴空從容恍如青松出書腹又
如蕉隍眠野鹿闖然回首一欠伸耿耿陽烏棲若
木睡魔睡魔聽我辭功名未必黃梁炊懸梁欲擬
金印佩插翼豈計升天期寸陰易邁駒隙馳勸君
屏跡休相隨浩歌舞劔送汝歸山中自有陳希夷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二十

送林鼎元詩

一首

開簾看春客窗暖古壁塵埋碧

瑶簡嬌鶯夜挾東風歸桃株滿林紅王爛巷南巷
北花參差飄垂絡擁懸紅絲藐金揮擲壓豪傑使
酒怒碎珊瑚枝簷前壓霧連錢馱玉歸來寶山
重錦紋屏風龜甲香海漲思為楚山夢我生十四
猶坎壈對酒觀天不能飲諸公畫上黃金臺空山
零落眠雲枕撫劔長歌天為愁明珠白璧將安投
漢家公侯那有種衛青牧豕皆封侯

按福西頭人相傳嘗舉神

童至京不用遣鼎元護歸福因作詩送之今觀其
詞多悲壯有感慨不能平之意而福亦遂於是年
卒豈其識耶但福藻麗奇瑰豪縱不羈如秋風
紈扇等篇往往類此有太白李賀所不能道者使

天假之以年其所就當
未可量乃竟不然惜哉 初一夜月詩一首 氣朔盈虛

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疑是

先天太極圖 初二夜月詩一首 三足金烏已斂形

且看兔魄一痕生姮娥不是梳粧手盡夜蛾眉盡

不成 十三夜月詩一首 冰輪欲滿缺些兒後夜陰

晴那得知已有清輝連四境何妨對此酌金卮

十七夜月詩一首 一鼓初敲韻未終好看破鏡上蒼

穹但留光彩依然在任待騷人說不同 二十七

夜月詩一首 頻敲玉漏夜犀遲一片弓彎上海湄最

是惜花人起早淡雲猶鎖半山眉舊傳福嘗作三十夜月詩其見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二十一

於志者僅初一夜月一首
今并采而錄之得五首云

邑人周彥敬謝惠龍眼賦一首 繫炎方之風氣得朱

鳥之玄精鍾丘園之極品為甘水之挺生偉荔奴

之繁衍孕火德之純英雖結根於沮洳實化鈞之

賦形故發光於林莽為珍果之最稱觀其有直其

幹有繁其枝密錄潛栖於山魅靈種先分於島夷

含幽陰於斥鹵資灌潤於蠻谿分碧帷之霽霽翔

翠羽之葳蕤偃蹇孤撐緣嶺雲而側度蕭騷颯爽

眩海日於淒迷豈托根於園李亶方物之攸宜若

夫谷雨微霽惠風扇和發纖濃於黛葉浮鎖碎之

珠花遠而望之美如金粟乍吐而芬葩也蓐收振
轡少昊司時始懸條而結穗仍飽氣而含滋近而
察之宛如垂旒乍綴而蕤綫也載援其綠爰櫛其
鮮引纍纍於裊娜落顆顆於層巔思貢新於王府
亦分甘於比鄰于時客舍吹寒商飈驟至念佳期
之既遙空有懷於驛寄適愁寂之無惊偶嘉珍而
來賜摻摻素手遞以筠籃霍兮如龍逝而遺珠忽
兮若鳥騫而落丸分鳳睛之璀璨炫星彩之璘璫
挹露華之新潤拭雨泫之餘鮮及擲書之多暇得
視玩而為歡爰探其美載嚼其英剖香苞之固蒂

洒膩王之圓明愛新腴之適口覺桀齒之秋凝湛
兮若嚙緱山之清露肅乎若啖凌室之凝冰怡神
祛忿蠲煩拆醒澆愁胸之雪潑感書腹之雷鳴助
渴吻之清吟効候虫之秋聲信美人之來惠亦足
暢余之衷情於是俛仰興思於焉拜德原造化之
垂庥載仁風之布澤欲結書巢於林阿得徘徊以
終日也賦未畢因為之歌曰有若人兮好脩姱結
冲想兮德無瑕餐清雲兮飲露英愛甘果兮養天
鰣分道腴而為味兮勝投我以木瓜達空文以舒
意兮恨俚語之無華懷夫君兮倚脩竹悵咫尺兮

猶天涯 棉江歎乃五首 序并 古者詩言志歌永言

發於中必有所思形於外必有所托故為人聲之
精以播於當時垂於方來夫自太蘇之音肇發於
律遂有謠於康衢歌於擊壤聲於涎瀨詠於滄浪
觀其從容愉樂皆有得乎言意之表也潮江在邑
之南固為虫蝦魚鱉之鄉然而山水清麗人物秀
美獨發乎聲歌闕焉今悉入版圖時賢受職四民
具樂余因摭其音韻盖出樵歌牧唱之地名流歸
之曰棉江歎乃其間曰棉江曰和平橋曰臚溪曰
吞龜灣曰練江曰滄洲曰海門曰大坭曰鰲溪皆

漁人樂業之所遂擬之為九章盖摭其心聲之和
地利之宜悠然有江湖之心形之意氣使夫隱淪
者聞之可以傲雲物而寫江山榮達者采之亦足
觀覽民風揄揚 聖澤其樂願不大歟 其二 漁翁棹
歌兮石橋東海色欲上兮含朦瞳荒鷄聞兮戒曉
江豚上兮知風普天率土兮王之宮陽侯受職兮
龜龍率從沙寒草枯兮魚上籥薄言戒歸兮爰發
我笱嗅南隣兮春醅香豈今夕兮無酒 其三 漁翁浩
歌兮臚水曲斷港碕兮南浦縮歷遠遠兮臚洲撫
茸茸兮草屋兕力田兮餉東菑妻燒荻兮炊粳藜

運鸞刀兮斫蟹螯鏤鱗鱗兮鱸絲人生此樂兮何
期秋月春風兮常在茲良有懷兮昨之嶮巖繼自
今兮坦夷喜徵科兮未急且歸來兮遲遲_其漁翁
嘯歌兮滄洲滸水寒沙虛兮石齟齬杳凝睇兮北
岡忽已忘兮南浦醜妻含飴兮怜兒語夕張燈兮
在極渚饌鯽鯉兮羹香羹村醅雖醜兮伉儷親你
操舟兮柁尾予撒網兮當先今夜水清兮霜露繁
雙鷗睡熟兮黃蘆天_其漁翁互歌兮海門上馮夷
奔遁兮海潮壯雲溶溶兮秋風高天蒼茫兮日晃
朗商船去兮凌風過鯨鯢掀兮銀山峩峩望望仙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二十四

舟兮衝曉發王人勸卽兮無渡河忘機之人兮其
樂孔多有魚梁兮在中渦發一嘯兮江沱水白山
青兮情將若何_其九 漁翁荅歌兮鰲溪頭魚蝦為活
兮春復秋江月白兮水悠悠老妻勸飲兮醉瓷甌
眾暎兮鱸脫顧我兮何求倚彼巨鰲兮翻波上游
虹霓為絲兮明月為鈎仰天長嘯兮風颼颼鼓枻
扣舷兮浮中流幸際時兮清明老翁於此兮樂無
休_{舊傳九}九章今采其五而吾邑國初時太平
_{景象可想見矣今可復得耶}彥敬雅善吟詠此
_{外又有贛州十八灘等作率多古調}治平寺詩一
_{不能盡錄此特取其有關於潮者耳}首
金壁樓臺倚碧虛此中風景似匡廬絳龍一去海

雲杳玄鶴數聲山雨餘茶鼎煙寒僧落漠法堂苔
滿客踟躕荒塘何處尋前劫靜看浮漚幻影踈

邑人林遜湖巖石室詩一首巖穴神仙宅山門向嶺

開白雲閑不鎖留與鶴歸來

邑人歐陽初題梅詩一首炎方無雪伴清癯依舊心

腸鉄否如何處相思最愁絕羅浮月曉夢回初

廣東叅政趙次進靈山寺詩一首步入招提古山深

石徑斜留衣憐昔別遺偈至今誇霜樹猶存棄寒

梅半着花蒼生未可問歸思滿天涯

邑人鄭義梅花百詠詩第九首天工剪雪作花神案

上枝頭雅態真六出省裁成五出古人題品到今

人黃鬚釀作蜂腰蠟素質難沾馬足塵定有香魂

遊禁苑因風點作壽陽春第六十九首逋翁得句有詩

神坡老情緣諷詠真百歲芳名千古樹滿天清氣

一閑人梁園對雪誰知已洛浦凌波迥出塵且賦

新詩如作畫分明筆底暗生春

廣東僉事周伯通混混泉記一首永樂七年秋七月

望後五日予巡歷至潮陽三日謁夫子廟知縣周

宗賢與焉廟飭如儀階下西偏有泉一泓從石罅

中湧出晝夜混混盈科而後進亦異哉宗賢進曰

欲置亭其上以顯其異不識可乎予曰泉之在溪潭河海不足異也特在夫子廟前得非吾夫子默喻道體於學者乎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釋之者曰水有本源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猶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今斯泉也非常也異也置亭以顯之宜也非過也將使學者以之為鑑也宗賢揖予言欣然從事捐俸掄材以是月二十五日營始二十九日告成予乃喜遂貫酒落成顏之曰混混泉并書其實以記盛事云

邑人劉玘東山八景詩

并序

潮陽為濱海之邑峯巒

之秀景趣之幽者東山其最也一山之中佳景有八古蹟名勝皆前賢之所遊詠而鐫題于石班班可考焉觀其阿阜寬平巖谷深邃泉溜聯珠引以為流觴曲水而鱗瓦翼然於其上者曰水簾亭也石壁差峩岑崖高架扃日月而鎖煙霞閱歲年而隱冬夏清虛曠達別為一洞天者曰方廣洞也俯瞰滄溟峙立峯表聳靈秀於層霄罩白雲於朝暮者棲雲石也植質朝陽葦葦萋萋瑞世而集乎鳳凰清陰而覆乎欄檻者桐陰亭也曰望仙橋則參

石通衢長虹飲澗而有以迎洞府之神仙曰聚聖
塔則砥柱王簪插漢凌雲而有以萃上方之賢聖
以至如斗麗空爛然出於雲根之上者七星石也
若聲出地殷然藏於石室之間者五雷壇也是景
也闡於古稱於今森布而環列清幽而雅麗邑之
來遊者輪蹄雜遝無間寒暑至於達官貴人之自
四方至者亦莫不一往觀焉實海隅之佳致也雖
其跡之尚存然歷歲滋多不無荒蕪湮沒者予恐
其久而無傳於後也因與二三同志搜訪遺跡即
景賦詩以紀吾潮山川名蹟之勝而非耽嗜景物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二十七

玩役性情者之可比僉謂予宜序以張之予不容

辭迺書干羣王之右俾後之能詩者次而續之庶

斯景為不朽云

其一水
簾亭

清冷一派出巖阿王碎珠

聯洒薜蘿雲母屏前涵碧露水晶宮裏蕩銀河流

觴曲水相環映鱗瓦華棖起鬱嵒自是滄浪最清

徹四時長聽濯纓歌

其二方
廣洞

丹崖石壁倚層峯別

是人間天一重流水白雲長自在蒼苔翠蘚漫堆

封仙人跨鶴歸何處遊客携琴喜見逢自古傳聞

三十六誰知此地有靈蹤

其三樓
雲石

巉巖卓立幾千

秋雲氣長時迥不散滂乘風如擘絮冥濛成雨

若浮漚朝疑巫峽重重起暮見蒼梧藹藹浮靈運

當年曾作詠白雲抱石兩悠悠

其四 桐陰亭

幽亭翼翼

起岩巒誰植良材自結團翠葉輕羅翻古砌香枝

森王拂闌干清陰不獨祛炎暑瑞世偏宜宿鳳鸞

坐久薰風飄動處琅然䟽越入清彈

其五 望仙橋

仙人

遺世杳難招天路瞻望歲月遙逕入深林車轍少

泉鳴幽澗玉聲調恍疑跨鶴來三島宛若垂虹下

九霄聞道石橋壯台嶽是誰移架在吾潮

其六 聚聖塔

山脊峩然一柱撐風吹鈴鐸遠聞聲層簷有級堪

躋躡諸聖無由識姓名千里江山來遠近四時日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二十八

月漏光明風光不減慈恩寺列俊題名荷寵榮

其七

七星石

何年北斗降元精絕嶺雲根似砥平品列象

形錐地造安排次舍自天成經年不見隨杓轉入

夜應湏伴月明我輩幾迴同眺望恍疑雲漢上參

橫

其八 五雷壇

何人築土擁平岡知是游雷此地藏曾

鼓乾坤施號令能驅風雨迅威光道人奉法時瞻

禮過客祈靈每謁望忽聽一聲天外動轟然直在

此山陽 重修潮陽縣公署記

一首

吾邑創自晉之

義熙臨崑其故址也迨唐元和間始遷于茲其廡

宇之制宋元以前莫考其詳 國初大尹姚公始

創廳堂幕舍儀門譙樓及吏胥之房稍備歷歲滋
久棟宇傾頽前為邑者多因循玩愒視為逆旅而
無以作新之甚可嘆也正統壬戌秋邑令張君以
詩禮之裔由庠登成均擢宰茲邑視篆以來專尚
德化不任刑罰其清白廉謹之譽盖彰彰焉公暇
乃率諸僚屬而諭之曰琴堂為視事之所儀門為
履道之先茲焉傾塌非所以起士民之觀仰也吾
當營構而更新之遂捐已俸暨公帑餘金鳩工市
材令耆民之廉幹者董之豎正廳幕舍儀門凡若
干架飾以黝堊繪以文采規模制度視昔有加肇

工於癸亥之冬落成於甲子之春君因請記其事
將勒石以垂不朽予惟邑令之職學校壇壝廡舍
郵傳皆其所蒞君下車不踰年而數者煥然一新
纖毫不擾于民非廉慎有為知所先務者孰能如
是矧今廡宇既成則蒞民恒于斯聽政恒于斯而
動履進退莫不由於斯焉其所處高明光大正直
寬平視姚公為政之心盖先後一致也則夫他日
政績之成將與漢唐循吏相為媲美於無窮者豈
待龜卜而數計耶君名惠字克仁閩之晉江人
重修浮屠記

立高十丈許簷七級面六觚 國朝洪武庚戌嘗
一修之歷歲滋久圯壞弗稱正統丙寅春邑令劉
君源洪始慨然以脩葺為事聞者捐貲助力恐後
乃鳩工市材植偏補敝施以黝堊丹漆之華飾以
金碧輝煌之像鈴鐸揚音山河倒影文筆高標巍
然呈露誠一邑之壯觀也工成士民請記其事予
惟佛之有塔實肇於阿育王作之以藏舍利凡梵
刹皆有而在吾邑者獨鎮重乎中區今復重新如
故自非賢令尹暨諸士民之所協力其何以致是
哉宜乎鐫珉以垂永久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邑人李齡嘉瓜賦

一首

洪武紀元之五年夏句容民

張觀之園產嘉瓜二實同蒂遂進于 上我

太祖高皇帝既賜以錢幣複製讚以羨之而學士宋
濂亦獻頌以揄揚之 宣宗章皇帝又增入五倫
書以為君臣勸誠萬世之幸也一日其孫今御史
君諫以示齡盥沐拜覽忻躍不勝庸是不揆謹賦
其事以垂後禩繫 聖皇兮龍興奎璧合兮重明
揮金戈而剗群雄兮扶人紀之既傾挽雲漢而洗
腥羶兮登斯世於隆平九疇敷而復叙寰宇混以
載清播仁風兮四達敷和氣兮八紘禮備兮樂和

治定兮功成於是天不愛道休徵應兮地不愛寶
瑞物臻兮羲皇之龍出於河兮有虞之鳳儀於庭
兮懿彼句容寔 帝祖鄉地應吳越水接湖湘山
嶽岑兮旋繞烟景鬱兮蒼蒼泉甘兮土肥民淳兮
俗厯偉金陵之形勝亘揚州之封疆彼羨農兮厥
姓曰張世植其本家和以昌睇東方兮既作闢瓜
園兮南陽布回紇之嘉種發東陵之秘藏濬清流
以灌溉聚沃壤而隄防根紆回兮深入萁旁繞兮
延長黃花姪姹兮爛金鋪以浴日綠葉蕃阜兮燦
瑤瑤以凝霜展碧雲兮盖地引翠帶兮盈岡忽同

幕而連實兮雙星降以儲祥羗含陰而育陽兮重
輪合以搖光清涵玉井之水兮甘逾醴泉之漿雖
三秀之靈芝兮未足以為奇也縱連理之嘉木兮
亦難以並羨也魁麥穗之兩岐紹嘉禾之秀趾漢
之元初雖曰同蒂惟一瓜焉晉之太康雖有二莖
特一實耳疇若茲瑞曠前古之所無豈近代之敢
擬下以昭張氏之餘慶上以兆 皇家之福祉迺
告京尹函以素匭炙背來庭獻之 天子天子穆
穆謙讓弗居重瞳屢顧王色怡愉薦之 太廟以
表禎符匪徒物稱至治惟馨於赫 皇祖昭格來

臨誕錫洪禧以赫厥靈 聖子神孫兮衍皇圖於
億世際天極地兮沐聖化於千齡神人兮交慶朝
野兮歡騰於戲我 皇嘉言孔彰亦有詞臣拜頌
其祥燦龍章兮珠璣鳴璆鏘兮琳琅瞻天顏兮咫
尺荷寵賚兮汪洋雖一時兮奇遇寔垂慶兮無疆
澤及裔孫兮為綉衣郎冰孽其操兮金玉其相追
去檐兮郭賀並埋輪兮張綱覩 列聖之相承兮
寔足以苻嘉祥之所應維張氏之濟美兮又足以
副我 皇之期望愧謏才兮不足以形容乎盛德
謹稽首而作賦兮俾後世以傳芳 秋風三疊辭

其一 秋風颯颯兮天宇清草木搖落兮鴈南征駕言
登高而望遠兮履石巒之崢嶸山硯礪以蔽日兮
下幽晦而不明爰啾啾兮雨冥冥鸞高翔兮鳳無
朋四顧寂寥兮空怵惕而震驚遭余道兮返余旌
乘浮雲兮歸故城惠思君兮使我心怍其二 秋風瑟
瑟兮落葉飄谿谷瀾漫兮水驚濤棹蘭舟以徑渡
兮淵潛龍而騰蛟蘭蕙變以不香兮江籬化而為
茅顧金天之肅殺兮忽坎壈以鬱陶詩戒素餐兮
厥咎焉逃懼衆口之鑠金兮願處靚而守高鴻鵠
既舉兮孰與遊遨仰明月而獨坐兮聊徜徉以逍

遙惠思君兮使我心勞三其秋風蕭蕭兮雲飛楊白
露既降兮百草萎而不芳慨秋菊之叢生兮紛綺
葩以凝霜恐蕞蕞之雜揉兮獨遠結乎修篁展長
席兮坐其旁涼霏霏兮襲余裳信脩姱以練要兮
孰云察其中藏望白雲而思親兮潛余涕之浪浪
欲乘風以長往兮川河廣而無梁惠思君兮使我
心傷 題山都督廟詩一首當年匹馬翦天驕南靖
諸蠻翊 聖朝灞上共傳周太尉軍中惟數霍嫖
姚轅門甬斷秋淒切虎帳香銷夜寂寥獨有龍江
遺廟在滿庭霜葉兩瀟瀟 登滕王閣詩一首乘暇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三十三

登樓日幾迴每看陳迹倍堪哀空餘吏部文章在
不見滕王歌舞來好鳥隔窓啼綠樹落花滿地翳
蒼苔古今無限興亡事且盡樽前酒一杯二詩非
邑事以

唐格律似
錄之

重修潮陽縣儒學記一首潮陽縣學在邑治

東南可四三十步而近後有望樓嶺導于華陽羣
山轟轟登降陟靡而來至邑而止前有大湖曰練
江遡和平諸溪而止延袤數百里灝漭潢漾浩無
涯際折流而東經于海門而出東山在其左龍嵒
碕礚突然橫跨於東南外障大海西山在其右蒼
崖秀壁高插層漢遠與梅花諸峯相映山川之形

勝既異清淑之氣鍾而為人徃徃純和粹美出而奮庸于時或以文章著或以清節閑或以才行鳴載在邑誌彬彬可見故潮之為邑雖四而山川人物之盛惟潮陽為稱首潮陽之勝雖多而一邑風氣所鍾則專於儒學學之前禮殿在焉殿修於宣德丙午尚如故後講堂及東西二齋毀于風雨者久矣景泰甲戌同知方君述縣丞湯君垣教諭尹君克贊等募邑人尚義者各出已有以周德純董其事鳩工市材撤而新之高朗弘深大勝於前天順壬午廣東布政司左叅政劉公煒按察司副使

今右副都御史陳公濂潮州府知府陳公瑄復修櫺星門及泮池門舊以木屢易屢壞悉更以石又鑄銅爵百三十又八脩春秋祭祀之需成化紀元乙酉僉事戈公立邑令尹公鑑教諭陳公侃又增建號房一十一間為諸生肄業之所學宮至是無一而不備矣經始於是年之冬以戊子年秋九月訖工訓導郭政孔希鳳乃走書江西俾齡記其事以傳永久齡惟學校之設始於唐虞百姓不親聖人憂之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然後人知孝弟之道五品克諧世底時雍夏之學校校者教也殷之

學序序者射也周之學庠庠者養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世入春秋世衰道微天乃篤生素王集羣聖之大成修舊起廢以垂教於將來不然則天下後世悵悵然如人之夜行莫知所適之東西而人倫廢矣此夫子所以有功於堯舜有功於天地有功於天下後世而非羣聖所能及也由漢而唐由唐而宋治雖不及於古然皆不能外此以為治我朝龍興首建學校裒集英俊暢皇極叙彝倫廣教化美風俗所以治道之盛追唐軼虞而非漢唐可比倫者良以是歟然所在有

司愚哲不一興之者雖有其人而廢之者多矣今諸公拳拳以興學為務如此可謂能體朝廷建學育賢之盛意而有功於聖門者諸士子優游其中尚當正其心誠其意以薰陶其德性而變化其氣質一旦躋華陟要則惟以贊襄政化宣洽

皇澤立勳業於當時流聲名於後世斯無負於諸公之雅望而潮陽山川人物之盛益有光焉故記

增塑南雷二將記

一首

宋熙寧中郡遣軍校鍾姓名

英者貢方物于朝道經睢陽大唐河南節度副使右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贈揚

州大都督張公巡睢陽太守兼御史中丞贈荊州
大都督許公遠雙廟在焉英齋沐詣廟丐靈是夜
夢神告以殿後匱中有神像十二銅鞮一錫汝奉
歸以祀潮陽東山之東岳廟左可數十步有佛寺
寺之陰有大石屹立于其上下宜建祠以妥靈英
趨京卒事還具酒脯答神貺取所賜而返置於岳
祠俄而立化常有玄旌樹於岳麓寺中夜見光恠
僧徒駭怖走白有司移寺以宅神凡有禱求其應
如響事聞于上二公冊封王爵賜廟額曰靈威誠
稀闊事也按唐史二公守睢陽以疲卒數萬嬰孤

墉抗方張不測之虜大小數百戰鯁其喉牙使不
得搏食東南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雖其
力竭而死而忠貫日月功在社稷不可泯也宋章
聖皇帝東巡過其廟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
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 西山孔子稱仁何以
異誠哉然當時若南霽雲之神資機敏豪邁絕人
與二公義氣膈合請師臨淮冒圍出戰萬衆遮之
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兵不出為大饗樂泣不
忍食斷指射浮屠誓滅賀蘭城陷與巡遠俱被執
至死不屈其忠烈盛矣天子下詔贈開府儀同三

司再贈揚州大都督德宗差次武德以來將相功
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為
上雷萬春為巡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
賊伏弩發六矢着其面不動賊疑刻木人諜知乃
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將兵
方畧不及霽雲而強毅用命巡任之與霽雲鈞二
君生與巡遠同捍寇死與巡遠同其操睢陽廟祀
豈得專彼而不及此歟抑英之來潮未久而速化
後人逸其傳歟千載而下不免為有識者疵議而
二公亦豈能無遺恨於冥冥乎歲在癸酉姑蘇湯

君垣奉命丞吾邑因為道其事君輒慨然有修舉
之志越明年政醇治洽迺謀於教諭泰和尹君克
贊訓導曾君杭都昌李君德洎耆彥姚源禮輩僉
以為宜禱之張許同協其吉遂捐已貲鳩工飭材
塑霽雲之像於巡左右則萬春配焉春秋告報靡
有缺遺三載于茲時和歲登人用底寧咸以為昔
之缺典迄今而完其英靈忠烈之氣聚於一堂凝
為福祥發為感孚以惠利吾邑人也容有既耶因
為辭使歌以祀神而記其事於石辭曰
明皇歲晏兮不戒履霜昵儉邪兮遠忠良外寵胡

兕兮內作色荒一旦兵戈兮起漁陽九廟不守兮
心惶惶四方兮雲擾虜乘勝兮寇睢陽二公死守
兮俾不得張援兵不至兮賊日以熾大小三百餘
戰兮人知死而義不忘孤城兮備竭跪陳辭兮訴
蒼蒼亦有南雷為爪牙兮挫其銳而摧其堅剛城
雖陷兮同淪亡保障江淮兮再造中唐英風兮凜
凜與烈日兮爭光昔配享兮既缺今同祀兮東山
之岡吾民告報兮潔且芳酌桂酒兮奠椒漿絃瑟
兮拊鼓振長佩兮鳴璆鏘五音紛兮繁會疏緩節
兮浩倡神連蜷兮既降聊逍遙兮徜徉倏而去兮

不可望駕飛龍兮高駝翔沛遺澤兮下土驅癘疫

兮螟蝗時和歲豐兮民樂康千秋萬禩兮垂無疆

邑人趙鈺治平寺詩

一首

一簇珠林涵碧海渾如弱

水浸蓬萊月明禪榻清無際露冷菩提絕點埃洗

鉢梵揚龍已伏寒松煙暝鶴歸來座中詩客多題

品醉墨淋漓洒綠苔

潮州府通判方熙雙忠廟詩

一首

毒臣奸孽欲乘危

大廈將傾一木支素食也知糧餉盡丹心寧為死

生移空山葉響秋風早古廟雲陰夕照遲遺邈儼

然人已遠哀猿啼鳥不勝悲

教諭周泰海潮巖詩一首出郭行行路未遙馬蹄輕

驟過溪橋登巖玩景聞啼鳥轉壑尋幽遇野樵小

小石龕遺古跡陰陰松逕絕炎飈宦遊况喜多清

暇明日重來不用招治平寺詩一首招提獨傍少

城隈門外江山翠作堆千頃波光涵梵宇半林斜

影接蓬萊僧童煮茗燒紅葉遊客題詩掃綠苔好

景留人湏盡醉百年能得幾迴來

邑人鍾仕傑治平寺詩一首治平禪寺此重臨風景

無殊昔與今日映鯨波環寶地洲聯鷺渚曜珠林

古藤繞壁連僧舍老樹迎風起梵音塔紀慈恩遺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三十九

事在勝遊誰繼杜陵吟超真觀詩二首其一珠宮

高倚翠微寒疊閣迴廊眼界寬迤邐近山連遠岫

悠揚碧水接清瀾花香映日薰蘭榭天籟隨風起

石壇興罷酒酣歸路暝道人相送出林端其二宦遊

幾載賦歸田仙觀重臨破燒煙黃鶴樓空餘鐵笛

青牛人遠剩瑤編山含水色星壇外風送天花法

座前對景欲詢修養術世間何處覓真詮

邑人莊呈龜靈山寺詩一首策騎西遊訪大顛縈紆

一逕鎖雲煙山僧未見供茶茗野鳥先聞奏管絃

寶塔永藏明鏡在上方迥與翠微連个中無限清

虛態自是人間別有天

訓導李德白牛巖詩

一首

層崖峭拔與天齊乘暇登

臨石作梯滄海湧金紅日近青山環翠白雲低巨

人羽化蹤猶在古院春深鳥自啼卓錫泉流花片

出恍疑身到武陵溪

重修縣學明倫堂記

一首

潮

陽為東廣大邑山川之秀甲諸列郡賢才輩出閔
博後偉掇高科登黃甲樹功勳鳴道學淳風而厚
俗越古而超今者代有其人未易殫舉四方學者
咸謂是邑自唐迄今文風之盛不下鄒魯必有所
傳矣殊不知所傳者不越是倫理而已不然孟子

何以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堂以明倫名
盖以倫理為人心所固有能明之而無所蔽則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莫不各造其極前乎
孔顏授受於洙泗者固不外此道後乎韓子過化
於是邦者亦不外此道然則今日之相傳講明者
豈外是道哉是堂之作始於元之至正十年歷歲
滋以風漂雨洗瓦甍零墜棟宇腐撓危乎若欲頽
矣景泰癸酉春東廣大叅詹公冕謁先聖登是堂
目擊之愀然不寧進有司而諭之曰學校為教化
之源教化陵夷則風俗日衰士氣不作而為政之

本何在時郡之貳守方公述掌教尹先生克贊貳教曾先生杭聞是諭遂題疏募緣得大木若干命邑之耆民陳時亮周德純庠生李岳輩督之未幾而新令何公晟蒞政復廣之以人力給之以匠食經始於癸酉秋落成於甲戌冬東西兩齋亦次第而完美諸生僉謂是堂重創不可無文以紀之復請記於予予惟是堂之勝樹山為屏風環海為溝澮其廣大足以容多賢其高明足以豁心目其整飭堅緻又足以綿千載而不拔也於是而傳道解惑進德修業則道益明惑益解德益崇業益廣而

人材之造就若珪璋若瑚璉若鸞鳳翱翔相繼而登庸者莫不曰學校雖本於守令之作興實基於二先生贊畫教導之所致也方公閩之莆人何公浙之仁和人二先生俱泰和宦族是為記

廣東副使陳濂雙忠廟詩二首

其一

披雲敬弔協忠

祠奠罷椒觴慨昔時七夕只緣憐織女九齡空解

識胡兒龍輿西狩天光遠鶴駕東征日色遲一掌

睢陽公死守遂令唐鼎不他移

其二

紫翠重重擁大

阿二忠臺殿歷年多風迴王宇疑鳴劔月滿瑤窓

憶枕戈丞相留題今尚在昌黎叙傳久難磨載瞻

遺像祈靈貺時雨時暘散凱歌

廣東僉事戈立雙忠廟和前韻詩二首其一 暇日來

臨雙節祠凜然生氣似當時戰因蒿箭摧勅敵禍

起金錢洗祿兇虜騎蔓延宮闕近翠華行幸羽書

遲若非障得江淮固唐祚伶俜已久移其二 逼雲高

棟枕巖阿忠節名聯世未多死後更能全社稷亂

時應鮮執干戈千年遺恨同期雪萬古芳名並不

磨文相有詞誰和得調高真似郢中歌按是年剿平夏嶺藩

臬諸公同事吾潮者多有倡和之作今特錄此數篇以紀一時之盛

知縣陳瑄水簾亭記一 東山為潮陽形勝地風氣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四十二

曠夷樹木葱鬱舊有泉水自半山而下源源不竭

又有亭翼然臨干其上以為典水流觴之所歲月

滋久亭宇傾廢惟水流不息如故予嘗暇日過此

感慨良久欲修未能今海寇初平民康物阜遂鳩

工計材鑿石為甃輦木為亭繚以闌干其規制視

昔有加后之人宴集于斯一觴一詠真足以暢叙

幽情雖蘭亭之名勝不是過也用書此以誌歲月

云

知縣尹鑑九日遊東山詩一 前呵小隊出郊丘正

值風清瘴雨收錦繡一圍山色曉青黃萬頃石田

秋流觴早擬蘭亭會鼓柂俄驚赤壁遊民物喜康

邊侵息菊花樽酒漫吟謳 超真觀詩首一 五雲臺

殿淨無瑕春日遙臨景最嘉香爇博鑪分惱麝飯

炊石鼎出胡麻梨花院落飛晴雪桃萼園林散曉

霞欲問舊時勾漏令煉形何處覓丹砂 靈山道

中詩首一 侵晨發騎戴三星問俗觀風過野亭杳杳

人家藏古戍穰穰禾黍遍秋汀水從滅水千尋綠

山到靈山萬點青 聖主嚮明思化遠謳歌處處

樂生靈

訓導郭政靈山寺詩首一 金壁輝煌棟宇隆人人說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四十三

是梵王宮樓臺影落鯨波上巖岫青分屋雨中結

社何年尋舊約留衣千載仰遺風憑誰喚起昌黎

伯來問顛師四大空

邑人林煦白牛巖詩首一 禪房誰構碧峯巔此日登

臨總俊賢滿地綠苔真淨界懸崖古水起寒煙閑

遊試躡乘雲石渴飲偏尋卓錫泉昔日白牛看不

見空留古跡至今傳 靈山寺詩首一 衣鉢真傳道

獨尊何年鎮幻此山門留衣人去堂猶在瘞舌墳

空跡尚存老樹籠煙侵歲月落花啼鳥自朝昏要

知不二門中事共把殘碑細計論 羅漢寺詩首一

隐隐龍宮倚碧山煙霞縹渺鎖禪關水簾掛洞誰
收捲野鳥巢林自往還清磬聲隨青靄散高僧心
與白雲閑群公况復同遊賞樽酒使妨展笑顏
邑人蕭龍靈山寺詩一首杖錫當年謁翠微靈山風
景世間稀白蓮香綻隨流水丹荔陰濃蔽夕暉古
塚已聞曾化鏡新亭猶想舊留衣宦遊幾度成追
憶此日登臨那忍歸

邑人柯漢重修靈山寺記一首縣治西行五十里有

山鬱然而森秀者靈山也山之阿梵宇深嚴儼然
而可觀者靈山護國禪寺也寺創於李唐貞元七

年辛未而大顛禪師實主之寺之西偏有亭翼然
者刺史昌黎韓公來訪禪師留衣處也若乃膏腴
萬頃荔子千章者寺中之恒產也珎重三書膾炙
人口者寺中之碑碣也茲寺茲亭之美如此是可
興而不可廢者也然自唐而宋自宋而元吾不知
其幾廢而幾興也迨我 國朝歷年永久風雨侵
尋門廡殿宇日漸傾圯而不可支至正統改元一
興於義民蕭正四止一顛師之堂而已而工程浩
繁若三迦未之及也景泰以來再興於信士莊懋
僅一儀門而已而先賢遺跡若留衣之所未之遑

也香煙未滅人心好義予姑夫蕭君景礪者迺市
大木迺商良工謀於住持僧德輝而經理之肇工
於成化乙酉越三年戊子而三迦殿成又三年辛
卯而留衣亭成與之同事者耆民劉琪勇與君之
族子煌也又五年丙申塑昌黎之像揭留衣之扁
視昔益有光矣誰倡其始眉山陳公瑄也誰要其
終莆田吳公穀也二公皆由進士出宰潮陽先後
來遊於茲陳公憫前工之廢而修葺之吳公喜其
工之成而表章之此廢者所以興也若蕭君者又
能興衆所未興之工是宜勒名于石與二公並垂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四十五

不朽也

邑人趙相雙髻巖詩

一首

夢想仙巖景槩清如今登

覽始分明沉沉空谷堪招隱混混流泉可濯纓萬
點風前榕子落數聲雨後勃姑鳴山僧不解幽人

意漫請題詩紀姓名

蓮湖院詩

一首

憶昔遨遊歲

幾迴重過此地不須媒合歡伏虎僧還在莫咲登
龍客又來對戶山屏依舊峙當庭花錦正新開留
連不覺歸村晚喜得嫦娥一路陪 和平橋詩 一首
誰跨石梁接遠墟步行不涉便車輿分明龍卧潮
平後恍惚虹垂日上初幾欲授書逢老父却看題

柱憶相如向教子產官於此小惠那應著簡書

潮州府推官陳圭雙忠廟詩一首唐室顛危鳥雀驚

可堪狼豕又橫行忠懸日月光千祀力障江淮為

二京行殿有靈山色壯故營無主角聲輕于今瘴

海風塵息萬水東流浪自平 讀文山題詞詩一首

赤手扶危到海濱丹衷已見沁園春千年出色唐

雙節百代同心宋一人龍護殘碑苔蘚合鳥啼枯

木夕陽頻轟轟烈烈都何意恐負乾坤付此身

白沙陳獻章悼李齡詩一首丙戌冬在孟謁公洪城

居公稱外司徒公年良倍予予時上酬公不以賤

自踈乃心重民教興言輒踟躕紫陽不可作白鹿

有遺墟願瞻感茂草歲月成精廬鳴鐸思所託拳

拳狗虛譽四方名利塵欲以一袂祛我行匡廬野

引望情紆如借問公來不東南已懸車懸車夫何

為庶以迓厥初既云迓厥初世情亮奚餘大塊胡

不仁奪此一老且傷哉勿復道天地有盈虛

邑人李愷雙忠廟詩一首翠華西幸朔河空獨賴睢

陽有二公共守孤墉心似鐵誓吞逆虜氣如虹郵

亭葉落秋聲外古木鴉啼夕照中廟貌至今猶儼

雅令人千載仰英風 治平寺詩一首金刹峩峩瞰

碧流狂歌時喜一遨遊諸天有像煙霞古淨土無
塵草木幽香篆煖迴山殿雪磬聲寒徹海門秋逢
僧話久歸來晚不覺城南月蒲樓 靈山寺詩 一
幾因書暇訪禪扉杖履行行入翠微金磬聲從風
外落寶花香逐雨中飛鉢中龍卧雲歸早定裏僧
閒客到稀坐久蒼黃山日暮始知靜境息塵機

揭陽吳裕新開潮陽縣城河紀功之碑 一 潮州屬

邑有潮陽者三面距海城東有濠歲久湮塞舟楫
不通民之轉輸輿販輕則由陸重則徑海負戴之
勞固所不堪風波之險尤所不測成化丁未周君

萬里由刑部員外郎出守是邦越弘治庚戌令行
民信既闢三利溪以便乎一郡復將有事於此以
令未得人而止未幾令尹姜君元茂至謁見之初
周頤謂左右曰是可與吾共理者因諭之曰為政
以遠猷為上見小欲速聖人不取潮陽無溪有城
濠長千百丈可濬為溪未有能闢之者子往闢之
用通舟楫吾當有以助子要使立成千萬人之利
衍而為千百世之功庶吾守令之責塞耳姜曰諾
既視篆乃考圖誌相地宜召父老告之曰吾欲闢
東城濠何如衆曰難姜曰做官也要先從難處做

遂晝夜經度民如何役工如何均斲岸用石從何
出鑿石用匠從何募孰可以總督其工孰可以分
理其事計定以為周君復君曰善農隙為之明年
辛亥冬興工於是商人輸金富家出粟豪強侵占
者還地但見子來之民霧滃雲集抔土如爭聚土
如城鑿石丁丁運石繩繩周守姜令時或一經勤
者勸怠者懲有不如法者更至癸丑而溪成深一
丈廣五丈長千百丈兩岸似界一水若帶北通程
揭南達豐惠釋負戴於長途謝風波於巨海其利
溥矣余以是年省毋于家適功告成耆民姚廷宜

蕭宜寶詣余請曰吾邑無溪歷數百年而始成於
今日吾守吾令之功也未有惠而不報者願一言
以為之記余曰九士可以致遠者皆有遠猷而其
所以致遠者在器識余曩在銓部佐太宰若洛陽
耿公好問豐城李公咨德三原王公宗貫每有所
擇必取其器識足以致遠者然後能立夫功垂遠
猷而涇涇浮淺之夫不與焉周君萬里姜君元茂
皆器識不凡故當時力薦於太宰求以置吾邦其
今日有此建立宜矣因記二君之功而推本其所
自者如此俾千載而下利此溪者亦可以想見其

人云

邑人陳江靈山寺和濂溪韻詩一首 山斗仰韓千古

在釋儒相訪未全非曾聞更有相忘者解帶江門

換衲衣

邑人劉瑞葵望東山詩一首 望望東山岑喬松十里

陰神遊歷其巔白雲振孤襟有客仙者流坐撫雲

門琴空山多木葉流水無古今回頭顧予笑高誼

予所欽飲我紫霞杯杯盡輒復斟惠我千金言不

殊鸞鳳音冷然沃心骨緬邈忘華簪日夕尋歸路

回望煙霞深 與王思夜坐詩一首 太乙來過子政

家貧居何物是生涯杖端吹着青藜大照見寒梅

一樹花

泰和王思過潮陽詠文山詩一首 匡門震電撼悲風

堯舜中華一夢空燕市全歸真俊偉臯亭長揖愧

奸雄五坡嶺壓乾坤壯千古心懸日月中幾度和

平橋下路不禁清淚灑遺弓 新建宋候遺愛祠

記一首 潮陽宋侯為令之五年不理於謗監司惑焉

予雅重侯而不敢決以私乃問其守於其民皆曰

吾見侯布衣蔬食未嘗加乎其初也問其操縱又

皆曰吾見強梗者退而怒于室然公言之而不敢

肆也問其力量又皆曰吾見千謁者退而怒于家然公言之而不敢斥也予方憮然曰有是哉其受謗也無愧矣嘗聞侯之少也其先君子廣東典學立齋先生愛而教之甚至母夫人黃氏性嚴有禮必欲侯事事循規矩及就養潮陽年且七十餘矣侯有小過輒召對移時責以先君行事甚或杖之以是侯益修省思奮不敢羞先君以憂夫人每遇朔望躬誓于二忠大忠之廟曰某也敢贖于貨祇受神罰其與民約束有常度而不苛刻凡以訟至必惻然憫以諭之不拘以法或相對泣下不自禁

潮之版章獨異他郡有糧里民里之別異時糧里例出馬每里以日為次不復計其戶糧多寡恒苦於偏重民里之出夫也亦然然縣之民里不當糧里四十分之一而夫常什九馬什一侯始合一縣丁糧通融均派貧民歲役不過四日得以歸農大較于常經之中每寓損益調停之意侯於政無不然而役法之均為惠尤大盖侯有忠信之行有剛果之風視民之所惡若害之出於已而必思以安之或見沮撓則為之益力謗至不辭其甚也至於受辱且殆而不悔其自治與禮周旋潮陽俗尚戲

劇侯終其去未嘗一注目尤樂於成就人材如陳大器潘泗劉瑞爵鄭慶宸軒輊後先皆出侯薦而耻令人知曾鉅頭者聚黨千餘轉劫二郡間勢猖獗甚侯募兵大破亡之于其境賊就擒且死猶揚言服侯庶平不忍殉上官指使污侯若司馬遷所謂奉職循理可以為治者侯實有焉初侯以館穀不精緻監司之怒又間於浮言而自辯復傷於激竟被逮民號泣追送持金以贖不期千人侯一無所受既而民之連逮者苦於笞捶凡欲以證侯之獄者徃徃忍死而承之有戴琥及蕭宜之妻連氏

者獨不肯承曰我侯實無此寧願死以白侯究竟受撻以死踰年事將白而代者已至民相率議曰是我等終棄於侯也乃以所却之金買地建祠于北門之衢於乎天下之有公論猶水之有防也防決則水溢公論廢則世道何賴顧有主張維持之責者乃從而遏之則過矣至於剽卒之悍匹夫匹婦之愚徑情自信皆以為不可然後知人心一念之公果三軍有不可奪者君子所恃以為善而無所懼者固以此哉侯名元翰字良翰莆人嘗舉鄉試第一祠曰遺愛民之志也

邑人陳大器烏巖洞詩首一拄杖梯雲鳥道斜石巖

深處有仙家靈根不秘千年跡留取天桃一樹花

重修潮河記首一潮陽於廣藩為東南劇邑邑治

北枕牛田南襟練江皆薄於鉅海匯為震澤浩蕩

汪洋渺無津涘涵靈孕秀發祥人文而敷潤乎百

物於潮郡列邑尤甲數焉然南北異川中流不貫

扶輿磅礴之氣或未盡宣暢也昔人於是因其勢

而利導之鑿地為河以通潮水使環注城邑邑之

形勝自是稱雄第當肇事之初規畫未備雨潦時

行不免於崩潰騰污之患至弘治辛亥邑令姜君

森始拓其址而深廣之越一紀而張令廷槐復疏
治之以迄于茲又三十年矣不治既久久則塞塞
則其何有於河於是舟行者告阻肩運者告勞負
險而衛者靡所恃以為守方輿家皆曰邑以潮名
潮弗濟盈邑之病也且南荒澤國常滋息於海必
脉絡貫通然後風氣完茂譬如人之一身榮衛敷
則肢體寧苟有弗攝無怪乎疾痛痾癢之或作也
乃今令張君具以白于當道擇賢且材者委重焉
以屬于郡節推秦侯侯至號召吏民收集群策平
其高下而一其淺深累土以為則藉一邑之民而

度之糧數計以為工視道里遠近而為之先後課力以為程乘農隙以役乎民民知侯之惠我也咸子來以赴工擇耆民之能左右者分界而董之役耆民知侯之勤於民也黽勉以將事浚之溝以汰其騰污葺之關以捍其衝激為之平闌淺級以殺其奔湍卷土之勢梁以跨河或嫌於窒者去之不支於木者石之河以通津或構之檻而為之肆者懲之溝渠之所沿河之濱或居之室而為之廛者毀之壓者起之側者正之凡為河深一丈廣五丈長為丈一千八百有奇經始於嘉靖辛卯之冬落

成於壬辰之春兩川會同一瀉平漫潮汐時至交流洶湧乘載者利涉轉輸者弛肩守禦者得倚天塹之固泉貨以通民用以利形勢以張風氣以開人文以彰可謂事半而功倍矣已復刻石定界綴於各里之民歲應役則首事於河年一舉也各關若溝歲編均徭以為巡檄之役潦水盡而沙泥清月一行也法有常而力不費人有專職而事不曠河無虞矣侯之功不與河而同流耶於戲作事者不患於無成而患於法之未備作法者未始不善而每蕩於繼者缺焉而不講是故姜之功侈矣而

未詳於法張之力亦既勤矣而莫繼於後此君子所以扼腕而長嘆也侯之治河由夫舊也而垂可久之規以澤夫民則侯實作之繼自今吏茲土者能循侯之緒以永無斁焉其為惠政孰有大於此哉余從民請而詳記之俾來者得有所考且知所以勒石者固有俟也侯名僕字秀升江西南昌人張君名恩廣右富川人

邑人周孚先西山漫興詩四首其一半畝潮田雲外

隴一區蔬圃水中洲簔衣犁透桃花雨扣角無人

問飯牛其二竹逕茅廬是我家三灣流水半溪沙踈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五十四

慵鎮日渾無事一竈秋雲煑菊花其三天際羅帆詩

景多更添詩思入睛波橋邊月湧魚翻藻亭外風

掀鷺閃荷其四萬籟無聲山更幽一泉遶屋石中流

纔聞鶴向雲間度風送梨花上枕頭

莆田鄭質夫三忠廟詩其一慷慨祠前酒一杯英雄

何用苦相猜舊傳文山謁張許廟時嘗酌卮酒以進請與二公對飲祝曰如有靈當以

乘焉獻已而杯忽自傾其半馬立斃于廟門之外因葬焉今稱馬家鄭詩盖用此事將軍氣

象風霜凜丞相衣冠草木哀五百年間何處覓八

千里外有人來艱難一體同憂國寂瘼秋江兩廟

開詠張許詩一首百戰孤城力不支只將肝膽抗

時危氣填羯狗下江鼓淚灑黃龍入蜀旗地覆天
翻誰獨忍主憂臣死復何疑夕陽萬古郵亭下照
見磨崖兩字碑

會稽沈鍊碧山漫藁序

首一

劉先生潮人也以鄉進

士署教事于紹興紹興之弟子員著記者以千數
譔次先生之歌詩序讚十餘萬言為刻而傳之余
嘗覽讀之而知其可以傳也余固好文辭少而獵
取百氏之言朝夕諷詠之而思惟其本始古者薦
紳章縫之士其相與揖讓而周旋之也喜愠徵於
冠袂文貌察于几筵則不能無命令之修言語之

節於是文辭之道興矣迺其感物而慮動因情而
著言端委昌明而法象布皆順乎其故而由乎其
不得已雖其幾微而廣博變化而日新莫非自然
譬之於金石戛擊之至而音聲發焉宮春而商應
清唱而濁和節奏以不越而燦然成章者可以損
益之乎何者明正聲之紀者不可雜以淫哇覩大
道之趣者不可亂以邪術古之人其義理昭明故
文辭之道得也是故言出而人誦之其間巷謳謠
之鼎鍾著之竹帛書之其小人以為口實而君子
以為訓雖欲無傳不可得已後世屬文之士不通

達乎禮義之指而剽竊章句之末流破碎先王之
大義綴集滅裂之空言炫燻耳目之私好其內不
得乎心而外不適乎口好樸者以質俚見廢騁華
者以浮虛不錄其去古人之道亦彌遠矣哉余觀
劉先生之文冲然近其為人不煩而多美無曜而
內腴澹泊之際精慮隱之而其波流之委亦復温
厚爾雅條貫乎殊品潤色乎光澤不失自然之宗
可謂通文章之大節者矣余固嘗從其人遊頡頑
其論議叩而盡其從容則曠然明禮義之士也余
為太息之寶王以温潤而知其蘊和蘭蕙以馨香

而知其芳澤若劉先生者其猶有古之道歟夫士
不以必知而學言不以必傳而文惟夫明禮義之
言則感觸乎人心所謂訓誦而謳謠之者既不能
無傳矣迺若學道而以文辭業成立言而以名字
表著茲非君子之意君子適於能文而不適於能
遠籍令夫子之道無傳余猶以為禮義之言可貴
也先生名瑞葵碧山其別號云

莆田王鳳靈同友人遊東山詩二首

其一

二君安石

儔以向東山卧吾甥六一後琅琊多賔佐

時尹潮者為歐

學子志

客子苦風塵十月驅車過看山思欲飛掃石

依雲坐石竇瀉幽泉長劃青山破浩歌白雪辭泉

聲細相和其二夕陽下西巖餘暉散雲片山鴉歷亂

飛海色蒼茫變捫蘿緣逕深秉燭依林轉

廣東叅議翁溥東山詩一首薄遊登東山振衣此石

屋手拂滄海雲聊舒萬里目

成都楊慎半閒園八詠詩其二 中 虛亭高人厭世紛亭

子枕孤雲宇定天光發風清地籟聞此君相對處

幽意許平分其五 橘 樂山后皇嘉樹底香影覆楸盤樵

子逢王質高人對謝安興來歌楚頌策杖暮盤桓

其六 蓮池太液遙分穗紅雲仙島香爽氣金莖上恩波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五十七

銀漢傍田田新詠好留刻戲魚堂其七 茅閣三眷羞封

禪靈瓊續楚辭綠樽藉芳草彩筆賦山茨千載青

霞意應同孔稚圭園為邑人蕭與成別業慎時謫 戍滇南寄題此詩以迫近庾體

錄之

潮州府通判周錫大忠祠詩一首丞相祠堂寄海邦

旅魂疑不到潮陽燕雲始畢孤臣願嶺海終依少

主旁運去已難圖社稷身亡兀自負綱常我来一

酌清江水滿目煙波思渺茫 東山詩一首二月山

城芳草淒天涯愁緒倚丹梯狂來歌嘯滄溟窄老

去登臨白日低好把蠻王驅海外厭聞胡虜逼山

西酒酣便欲凌風去一路煙霞護馬蹄

知縣鄔克忠東山詩一首 畫道東山勝公餘復此行

拂雲尋石徑引溜濯塵纓古廟忠靈在高崖墨蹟

盈神京八千里一眺一關情

邑人蕭端蒙旅館秋日懷舊隱詩二首其一 青山真

與故人遠萬里相思共落暉忽見颼風生客幌遙

知秋色度柴扉江雲嶺樹情無恨翠壁丹梯事已

非南望征鴻憑寄語張翰應是未能歸其二 此日東

籬菊放時故人懷我正裁詩玄暉疑有春池夢潘

岳應多秋興詞汐落滄洲鯧鱖晚霜寒梅嶺橘橙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五十八

遲遙思清夜山陽會王笛聲殘月未移

邑人林大春詠張許二公詩一首 臨岐高會擁笙謳

誰念睢陽將士愁虜騎合圍邊月暮孤城接戰陣

雲秋忠成剩有江淮粟論定寧專李郭籌千載鍾

生作神語可憐一夢博封侯 紀文山入潮遺事

詩一首 王氣蕭條向北都猶勤天討下蓬壺江舟不

鮮荆胥劍南國空驚蜀相圖古廟青觴靈馬伏野

橋芳草白麟孤誰知一別厓門震楚水燕山恨未

蘇 遊東山適鄭節推重建雙忠廟落成詩一首 荒

郊漸啓三千界古廟重開二百年天遣忠魂留遠

地人傳盛事屬高賢松門翠滿玄旌出石屋涼生
瀑布懸此日登臨成勝蹟湏題姓字照山川 潮
州府通判翁公平寇碑記 首一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
有賊大舉襲入潮陽潮州府通判翁公帥師擊破
走之城中案堵如故先是倭奴為寇內侵浙直浮
海上東達閩廣閩漳潮之間故有受募為兵者
率多因之以陵劫齊民散入山中為群盜其時公
自戶部主事出判潮州尋署潮州府事降卒數千
南却倭夷於韓水其後倭夷徙攻潮陽不下轉掠
諸村里屯于貴嶼公乃上書監司請歸印而身自

督兵行縣與守備陳學翦指揮亦孔昭俱居一日
忽有賊迺遷從西北來自號為兵蓋漳寇云是時
邑無長史久又倭去備弛賊初不知公之在內也
乃夜縋城上鼓噪而入時漏下已數十刻守者皆
偃甲卧賊衆二千人號萬人猝至出其不意驚起
莫知所為多奔走投城下賊因環嘯城上城中聞
之大恐以為倭寇入也於是公即勒兵戒嚴而自
騎往見賊問賊何來狀賊中相顧愕然竊驚怪之
顧賊業已入城即不下公乃部署吏士分布諸要
路而調守備軍于郊賊亦分隊焚燒邊城廬舍城

中愈益恐咸奔依公所男女以萬計公為感泣露禱願身先士卒受矢石為百姓請命父老無不流涕時有上書言便宜事者其畧曰方今城中百萬生靈之命懸於足下故願為足下效愚計竊聞之兵不百者不可以當敵計不一者不可與共事今賊擁二千之衆負曾城之險而我以兵制其下人民外徙聲援內空勝敗尚未可期也為今計莫若速出令號召四鄉之兵使皆畢集城下且夫四鄉負海之兵輕敵而敢戰皆天下之所謂勇悍精兵者也足下誠發帑金懸賞以待之則壯士皆相率

而為足下死矣夫收天下之精兵以與賊戰於城上而又以游兵薄城下是賊進無所得退無所據破之必矣公得書遂從其計於是益調諸路援兵兵自遠近至者蓋數千人其時家君亦從城中收子弟兵得六十人克城西路却敵先登捕虜一人公得所捕者輒手斬之以徇賊氣遂沮而邑人劉應望等皆以諸生起兵屬公城中軍威大振斬首二十三級捕虜一十三人賊已窮蹙悔入城不得去會天大雨賊兵愈益潰亂自相蹂踏而守備指揮等軍復進攻西南路與公兵合因夾擊之斬首

一十五級捕虜二十三人獲偽倭首一人奪回虜中男女二十人於是賊自度力不支因北退保城隅進退無路而城外四面皆我兵徃徃奮喊邀戰從雉堞中掩繫之矢石入城中如雨所繫殺又數十人城內兵乘勝逐北及于郭下轉戰數十合斬首二十七級捕虜二十三人賊人大敗窘甚我兵猶殊死戰相持至暮有踰城遁者城外兵多竊伏道旁伺賊出即坑殺于城壕中後者莫敢出賊乃蒲伏號泣求生願以殘虜退城中父老亦以為言公因傳令北開城門稍放逐之賊投戈袖手裹瘡

馳從問道去公復發所部兵追捕之於是城中士女乃辭公抵舍明日追者至又得十餘騎十餘人以歸公因撫其衆而還初公既用父老言四召壯士士無不望風響應者其臨陣授策無大小皆推誠與之以故人亦樂為之用而得其死力其擐旗獲級之賞未嘗踰時也至士有殺傷死者親為醫藥臨視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其感人如此林子曰嗟乎潮陽之名尚矣 明興二百年海內寧謐我潮敢號偏安未嘗有犬吠之警邇年寇擾江南潮始多事賊因乘間入城然竟以通判故不敢逞

豈非 朝廷之威靈而山川社稷之福哉且余聞
之長老言賊入城時倭奴復有覬心至賊不得意
狼狽去乃始竊相戒吐舌自幸詩曰魚網之設鴻
則羅之夫通判之行本為備倭也而流賊竟以授
首倭亦因之寢謀由此觀之功何如耶公名夢鯉
字希登福建莆田人由進士左遷今職 重建靈
威廟記首一 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事在睢陽睢
陽祠之舊矣潮陽非二公故所經歷地也而必祀
之者按舊志宋熙寧間軍校鍾英以郡遣入貢京
師道出睢陽禱于雙廟其夜夢神告以遺像處命

之歸祀于東山英心異之及抵京竣事還過廟如
神指探寢殿笥中果得十二銅像二銅輓以歸置
于東山之東岳祠時有玄旌見其上旁寺驚怪不
安請移避之有司因立廟焉事聞封二公王爵賜
廟額曰靈威潮之有廟盖自茲始其後二百餘六
十年元之大德十一年也邑令袁天漢始與前進
士趙嗣助倡義鼎新之說具劉山長應雄碑記又
二百六十年為我 明嘉靖癸亥廟燬于兵越二
年而潮州節推鄭侯良璧來掌邑事復捐俸重建
焉其年余適自睢陽至因考睢陽廟祀位次自張

許二公而下祔以雷南姚賈凡六人蓋詳之也而我潮則特祀二公繼增雷南者義起也今新廟像設二公與雷南而不及其他者仍舊也廟制雕鏤金碧之飾視舊畧為渾朴者費省而不及民也廟庭從以鍾趙及生祠鄭侯者不忘其初順民欲也而記文則余為之鄉先生志也林大春曰余嘗守睢陽親弔二公百戰處及詢之故老猶能知公來潮陽事者說者謂昌黎韓公嘗白許公於朝議之後後坐佛骨事謫潮潮人祀之故二公之來以韓公所在也要之二公生平忠憤之氣無時不流行

於天地之間彼其氣之所聚適與時會則精靈往往見焉天順間夏嶺為亂乘虛且襲潮陽將至望見城中車旂火炬甚盛遂不敢進因討平之嘉靖庚申漳寇夜入城為翁別駕所破當時聞賊衆自言既入城即手持尺鐵不動竟爾授首父老相傳皆謂二公有陰兵云癸亥春倭夷大舉入寇以雲梯十道先登鄉兵莊七等奮擊死之賊兵大敗顧獨恨欲坐困我又復造為臨衝之車以圖後舉未至客有被鹵者陰從賊所射書遺城中言擊車法甚具且曰賊圍潮陽且兩月不下彼意亦欲遁耳

第竊聞之賊中言往者來寇嘗有二神人見今望之蔑如矣意者神其不護此邦耶此乃所以久而去不也為今計莫若禱于雙忠之祠請夜見焉不且迎神於城以明為神或一助也書至父兄豪傑皆疑以為為賊間諜且嘗試于我余獨謂此若有合乎兵家用神之說者從之便於是與眾禱之復為二公遣像夜出城上賊望見果大驚既又稍用其法連破賊軍於城西南於是倭夷始有遁意矣會賊中有偽降者陽為兵向賊實持城中陰事以與賊且幸不去為利賊乃以千人積薪累城下歷晝

夜高可二丈許城中危甚莫知所出父兄豪傑皆云宜用火攻會是時日暮風起議未定復如祠下禱之請得反風頃之火下薪燃天果反風火大熾鼓噪聞數十里我兵從城上望見賊棄營走所射殺焚死無數明日果遁去其英爽如此世謂二公在日死守睢陽屹為江淮保障唐人得之以濟中興而詎知神遊千百載之後猶能顯其靈異以保我海邦如此也則夫今日廟貌之重新亦豈偶然之故哉初潮之被圍也兵火相接者彌月遂及於廟及鄭侯至首謁行祠而有感焉即慨然以起敝

維風為己任士民間者莫不慕義輸金協力以佐
盛舉盖至是而東山新廟告成侯因樂與鄉士大
夫登覽而賦之其年乙丑秋九月也距經始纔三
閱月耳所謂不日成之者非耶侯政尚節愛在潮
多所釐舉而脩城立廟尤其著者此民之所以特
祀之也辭曰

於穆雙廟爰始睢陽二公是祀歷宋而唐功存一
代神遊八荒鍾君乃夢至于海邦旆彼玄旌不顯
其光廬厥禪居以慰神栖天子聞之賜爵執珪世
代更易歲久而隳邦有賢哲趙公令儀作廟翼翼

是享是宜 大明中天祀典維時靈威有赫翦彼
潢池天運維艱棟宇山頽會朝堂構忠魂是依云
誰之功賢侯戾止明明我侯化隆風紀明裡匪懈
下民是庇勒此貞石永垂奕世 重脩潮陽縣廟
學記首一 嘗考古立言之士多有記載之文以紀學
宮修廢事者盖夫子宮墻萬世所瞻譬之泰山喬
嶽精靈聚焉即有崩阨弗奠之患則邦君耻之故
廟貌必飾政之首也而頌聲載揚文之正也但其
事率多尋常其文亦徃徃襲故然而君子猶弗之
發也矧爾建明彰彰較著者則亦何可以弗文而

記之記曰維我潮陽厥有廟學實基有宋至于
皇明德及荒裔爰始大備歲久弗葺起敝惟人載在
貞珉厥功茂矣迺時羸舉拙物力是資或更數賢
之手皆未有際遇孔艱卓然垂不朽盛事如今日
者也盖自正德一振人思宋侯循風邈矣餘韻未
衰嘉靖己未之變其文運之厄乎屬者豺虎縱橫
元元失業靡所底戾多栖止殿下堂廡棖題蕪穢
不治庭除鞠為茂草此講業鄒魯之英望之所為
興悲談經河洛之儒即之而愾焉寤歎者也維

皇建極思底隆平迺於御宇之初詔重守令之

選於是晉江黃侯一龍首以隆慶戊辰甲第出宰
斯邑盖距正德時又五十有餘年矣侯以己巳之
春蒞任未幾而百度改觀輿情悅豫民社城隍且
次第舉矣因以其年夏五月重修櫺星之門增砌
泮水之池明君子所屆文教伊始也秋八月而修
學前通衢二坊廣達觀之路崇揖讓之風示民有
尊也冬十月而修文廟越明年庚午春二月告成
尋以是月修東西兩廡又一月而修戟門傍及邊
亭几案之屬靡不煥然一新矣迨至仲夏歷於季
秋而進德修業兩齋並樹士之藏修有所矣又明

年辛未春二月而修 敬一亭三月而修啓聖祠
聖謨洋洋寢成孔安矣及是冬十二月而修儒學大
門巍然一學之偉觀也又明年壬申春二月而修
明倫堂及鄉賢名宦二祠以重彞訓章軌範令人
有興起之思焉學宮至是蓋無一而不備矣猗歟
休哉侯於斯舉其亦可謂用心之勤而綜理之周
者歟夫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極天所覆極地所
載凡有血氣者孰不知所以尊之凡有君師世教
之責者又孰不知所以重之然當其從容暇豫之
時間有祠闕里謁廟庭追崇表章以為粉飾太平

之具者皆不足貴惟過魯一祀行於馬上倥偬之
日論者以為漢家四百年之業基之何者其所值
之時固難也方侯之始至也門庭之寇未殄嶺海
之氛稔未息此何時也固宜無暇於此而侯乃首
舉及之竟爾就緒及渠魁授首獻馘於斯春秋亭
祀對越於斯歲時會饌讀法於斯俾吏民目熟於
登降之節耳習於鍾鼓之聲采芹作而食莘賦所
以培植元氣儲養真才以為清廟明堂之需者又
恒於斯矣何其盛歟且侯之在邑甫三載耳盜黠
而思以除之民罷而思以拊之王賦未復軍實未

充而思以處之盖皇皇如不遑暇食矣乃無日不
留心於學校之務不煩民力不費公儲瞿然以一
官之俸羨贖之金調劑而經理之不疾不徐匪棘
匪舒卒之事集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此其區畫念
慮詎可與尋常舉動者同日語耶雖然鑄千金之
劍者必三年而後成其光燁如也其用也水斷蛟
龍陸剽犀象可謂天下之利器矣然而成之者常
三年而置之者常十年十年不發即干將莫邪未
有不晦且蝕者乃今廟學之修誠偉使涵育其中
者惟儒是名匪墨是祛固無為貴士矣苟士勵風

淳而舊政弗由徽音罔嗣無能振起而光大之則
亦何以異於置千金之劍而廢三年之功也故爭
自濯磨以求無負乎教養者士之責而及時淬礪
屢修而屢飭之以不遏佚前光者後人之事也此
在執事者加之意而已是舉也縣丞東陽樓君椿
主簿四明包君大炯署教諭莆田陳君應梅司訓
南安洪君彩羅源陳君應文實共贊厥成而典史
葉世隆亦與有程督之勞者其徵文勒石以傳遠

久則陳洪三君子意也

殿下謂文廟大成殿之下

河汾孔天胤送林大行西使還潮陽詩

一首

使節從

天上還車白日邊新知方自慰忽別轉淒然灞館

花如霰關程柳似煙相看春正暮何以報離筵予時

使關中孔
適為右轄

教諭劉紱詠文山遺事用林兵憲韻詩首一使節西

還望越都折衝何意對樽壺謀臣空抱籌邊策壯

士猶懷督亢圖恨別潮陽千騎散悲歌易水一忠

孤抵今此地還祠廟不說循州有二蘇

邑人蕭敬德入陝憶故園詩首一曉發孤帆暮未收

微風吹度隴西頭山含韋曲連村靜水繞函關泛

月流蝶夢夜頻歸故國鴻聲時復報新秋聞道潮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六十九

陽正征戰捷書何日到商州

邑人蕭與潔牛戶山詩首一躡屐凌尖絕千岡一振

衣望通窮海潤身等半天巍披草逢幽徑隨雲度

翠微未湏愁日暮明月可同歸本山入跡罕
至僅有此詩

潮州府知府何鏗同野文集序首一孔子曰有德者

必有言乃余歷觀往昔文人之言益謂文詞不係

世計如畫餅說梅無效饑渴其下者蛙蟬鳴噪等

爾今觀同野蕭先生集有味哉其言之也所謂係

世計不徒作者非耶往余稍遷進賢令先生代

天子巡狩按部筠陽檄余往覈計朝夕侍見先生碎

然淵默竊嘆伏以為有道氣象吉人也及夫奉教承令條理燦然肅給無爽益知不大聲色故質有其內耳聞嘗以修辭相訂示咸颯颯乎大雅之遺各有準的而條議疏答綜核情故備得肯綮詞潔而理明使人灼見事實無不可見之施行今觀議建總督重臣增解額及申諭撫臣討賊等疏開濬膠河諸策皆數世之計為 國家豫未然之防誠然哉非徒作者然先生渾樸內朗未嘗以文詞為名高其監察兩藩省率為地方垂久遠愛利則又所謂有德人也其有言之美而傳也不徒以其辭

而已豈不偉哉余守郡之明年先生之昆季端賁端升兩君來謁求觀先生之文得茲集若干卷乃石洲林公所選定者余益以疏議若干篇繡梓以授厥胤貽初家藏之令後之觀先生之文者知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而惓惓世計要為不負所職云先生名端蒙其節行大都具在本傳

廣東僉事翁夢鯉雙忠廟詩一首 張許障江淮精忠

貫今古潮陽有祠廟靈貺民攸怙永願海氛收吹

笙徹清醑 大忠祠詩一首 矯矯文丞相雲雷邁時

艱丹心期一死正氣塞兩間我来瞻拜日灑淚下

東山 遊東山和林兵憲韻詩一首 曾到東山最上

巔潮陽回首又三年新祠尚帶風雲色滄海長懷

社稷賢千仞泉聲寒雨落半巖松影翠華懸登高

獨有林和靖雅詠歸來月滿川

潮州府推官鄭良璧九日東山新廟落成詩一首 重

陽不負登高興屈指韶光又一年偶寄專城懷壯

節每看遺跡憶忠賢東山廟宇新成構南國生靈

漸解懸自古興衰原有數且携杯酒對流川

邑人鄭紹杰東山新廟用前韻詩一首 東山幾度成

追憶此日來遊異往年祠宇載瞻新氣象衣冠重

拜古忠賢練拖一帶江洲出黛掃千峰石壁懸菊

飲不妨移樹影風騷餘韻遶前川

海陽章熙重建大忠祠記一首 大忠祠者何祀宋丞

相信國文公也祀公於潮陽東山者何以公當宋

末間關海上經潮陽謁東山張許廟感慨作沁園

春詞以見志忠義激發至今凜凜有生氣故祠亦

在雙忠廟之左也嗟乎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

亂其忠烈卓為江淮保障者張許二公而已宋有

天下三百餘年革命之際始終一節為十五廟祖

宗出色者文公一人而已祠祀烏可已耶然則肇

祀伊何日弘治丙辰縣令姜君森謀于邑宦蕭龍而請建焉者也夫君臣之分等天地道義根於人心亘古不磨宋至德祐賈似道權姦負國大勢如魚爛河決無復可為者矣文公既數斥乃奉詔勤王使北軍抗論被留亡入真州從海道抵温州旋召至福流離困踣百死一生又出督江西兵收復諸縣潰空坑妻妾子女皆見執曾不少顧泊奔循州屯潮陽敗于五坡嶺見張元帥則不拜令為書招降則不從欲官以宰相則不就燕館供帳甚盛則不寢處囚繫三年臨刑則南嚮拜而死嗟乎自

古國家喪亡忠臣志士身殉節義者何代無之求如公之赤心報主屢蹶屢奮轟轟烈烈斃而後已者誰歟此其所以為大忠觀其與賔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蓋真見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貞德以明訓守死而善道豈以成敗利鈍易其操彼享高爵糜重祿視國事若秦越甚至烈冠毀冕反面事夷不啻犬彘者獨何心哉宋自南渡優游弗競奸臣頂背欺罔土地日蹙文公憤激摠忠百計興復使四鎮都督之議行則腥羶未必長

驅而無忌使真州之計不為李庭芝所扼則沿江
一帶敵必觀望蓄縮臨安猶可支吾也不信仁賢
大事竟去賈賊何足責而陳宜中留夢炎輩徃徃
從中沮抑使公有咫尺長安不得覩之嘆其罪可
勝誅哉讀史至此令人撫膺痛哭恚懣人謀之不
臧恨不起公於九原也方公屯潮陽時有盜陳懿
劉興數叛附為害公誅興攻走懿則潮陽寔蒙公
惠德一宜祀公謁雙忠廟悲歌激烈則東山乃公
慷慨矢志之所二宜祀公由潮陽西奔五坡嶺被
執復返潮陽見張弘範秉義不屈則潮陽又公窮

阨伏節之地三宜祀余故曰祠祀烏可已也夫公
取義成仁身家所弗顧豈恤人祀不祀而後人必
祀之者則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猶一日也雙忠
祠郡推鄭侯已脩建落成公之祠兵火莽蕩令尹
陳君王道謂無以妥靈闡教爰作率重建堂寢廊
庶扃門繚垣丹堊既竣輪奐一新三忠輝映江山
芬郁來游人士覩蹟思賢風聲威勸豈曰小補余
每誦公詩文夙願為執鞭茲獲秉筆紀脩祠歲月
詎非幸歟

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晚至潮陽詩

一首

耒耜方春舉

干戈向晚親牛呼曾失犢犬吠乍歸人霽月明山
路輕雲散海濱兒童如亦喜燈火擁城闔望海
詩一首浴日光初動吞天望轉遙烟迷何渡滸風撼
海門潮聲鼓鮫宮泣樓臺蜃氣銷躊躇看佩劍精
爽夜干霄

知縣黃一龍三忠廟詩二首其一碧海秋深爽氣多

三忠祠宇共嵯峨丹心報國嬰孤壘赤手勤王恨

五坡淚灑胡塵應化碧氣吞海若幾揮戈英靈曠

世臨尊俎古渡月明聞棹歌其二東山遙望憶忠賢

再奠青觴更愴然波湧海門芳鎖鑰山聯河渡隔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七十四

嵐煙玄旌影動雲歸岫正氣歌殘月滿川此地由

來資保障還期長護太平年蓮花峰懷舊詩一首

蓮花峰下憶旌旄謾道雲霄一羽毛天遠波澄鮫

室靜虹銷雨霽蜃樓高堪憐岸草埋金箭猶記汀

花濕錦袍那得樓船重奏績峴山長在數英豪是先

予嘗從諸公平曾寇
于此故詩中及之重修六門城樓并建十三敵

臺記一首曩余至潮陽隆慶己巳三月也至之明日

海賊曾一本突以千餘人薄城下攻城東隅甚急

余倉卒登城率衆為捍禦部署吏士分布諸城門

亟出令殺賊有重賞於是守陴者傳呼爭奮勇砲

石如雨下賊應聲而斃者數十人又縋敢死士數百從西南出要其歸路賊懼遁去越旬日復來余率衆禦之如初賊竟不得逞當是時賊連艘數百狡然有投鞭斷流之思潮陽孤城瀕海守備又弱甚賴 朝廷威靈士民協守幸保無虞顧城上雉堞雖存樓櫓俱敝環六門岌岌不蔽風雨城舊有敵臺十三所其下俗呼為銃櫃盖伏法銃於城內隅伺賊至發之發即霹靂不可近歲久臺壞守臺者執戟露立懸木板而借蓬以棲盖亦艱矣余既視事始命工悉料量所宜修葺者為直凡若干時

值兵興帑藏空竭不敢以聞諸當道乃稍捐俸餘復摘諸罪贖之輕者量責其木瓦以助先葺城東門樓次及西南南門仍增濠橋石就濠築外墻以壯藩衛便來往敵臺則先修城西北隅要害六七所守且益嚴明年庚午春乃克修北門樓併築外樓特扁曰嶺海肅清而水門小南門二樓暨各敵臺亦皆告完越六月颶風海水溢城東垣崩圮將百丈時度工費浩鉅不得已檄請公帑為修城垣吳而樓臺之費竟不與焉又明年辛未夏大雨水颶風又作城東南粉堞飄頽以十數東樓柱基圯

屋亦歛墜復募工斲完之併豎葺各望樓窩舖及
內外磚石所未備於是城始畢工而樓臺諸役守
皆編募戍兵無復混嗟乎潮陽自寇亂以來四野
丘墟言之可為於邑所僅存者一孤城耳城復不
完民將何恃余茲竭力修葺豈特為舉廢彌文哉
修之越二年而後畢事以漸舉且不忍亟勞民也
諸所修城闔甬路他費俱不及詳者記其大者也
記文則余自為之事畢而志其實以俟後也顧潮
地近鹵而土踈海颶時發故九所脩作亦徃徃易壞然壞而
即修其力猶省惟無使至於大壞極敝不可收拾

則所望於後之君子云爾余嘗聞諸父老言太平
時景象城門不閉行旅不齎糧嗟乎潮之民其將
復見此太平而無事城守矣乎傾時否而泰之亦
存乎其人而已 新建禮賓館思齊堂記一首 余筮
仕得潮陽客有誦見賢思齊之語者曰潮故多賢
之邦而韓昌黎氏教澤所遺也邇來海嶠多故文
風寢漓士大夫所處或不能盡如其初矣子蒞茲
土盍求賢士大夫之教而禮諸余應之曰然是為
政之所先而人已交相成者也詩有之曰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夫周行爾我所共由而詩人必欲得

於嘉賓之示且以為好我者之所贈遺若與其笙
簧鼓瑟而相為應和想其時賓主冠裳交際之間
必多有指陳性命論列世故闡大道之要而犁然
當於其心者以此交脩其不逮而彌縫其缺正所
謂德音孔昭君子之則倣在焉信乎為好我之賓
而私惠非所以為德矣見賢思齊之義或者其謂
是乎潮陽舊無禮賓館每賓至輒釋堂事延入後
坐余始至度儀門左有土地祠稍寬綽可改為之
於是命工掄材即其地築室二南比相向北仍妥
土地之神南即為禮賓館扁曰思齊堂盖有味於

客之言也夫潮之賓多而且賢文物揖讓彬彬與
上國齒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其進而仕者入佐
廟廊出理州郡各修其職業以無負 天子使其退
而處者亦多談吐性術躬修淳厯以勸誨其鄉而
人可薰其德以為善隱顯殊途典刑具在是余所
願見而思齊用美周行之我示者也登斯堂者寧
無好我之心乎究理道之原明當世之務遠之而
布德宣猷潛消禍本貽吾民數百年之安近之而
興利除害以匡濟一時即縷縷陳之以廣余聰余
敢不承敢不拜賜乃余言行缺失政不便民尤願

指其故而示焉盡忠告之義以資速改俾余不終
陷于有過為士民羞余且屬有大幸是斯堂之建
盖不獨為酬酢觀美而人已果有以相成也昔者
曹參之治齊也師而事者五人取以為友者十有
二人焉參盖從蓋公明黃老之學者而周爰諮諏
之治獨得古人遺意至如諸葛武侯開誠心布公
道集衆思廣忠益不惟可用以治蜀而萬世相天
下之法無出此者余愧不能為齊而參願竊附於武
侯集思廣益之義同志之士其有以許我乎否也
堂成於己巳之秋而記則今始為之居二載餘余

未嘗不處賔以禮而賔至亶亶忘倦亦未聞有以
私謁余者盖潮信多賢而余亦樂得以成其美也
已遂書之為思齊堂記

吳興徐中行寄嶺南友人林邦陽十絕句第二首 留

滯周南十載餘論文江左復何如雪山八月枚乘

賦金簡千秋禹穴書第四首 萬里蒼梧獨請纓三吳

絳帳引諸生談兵日月高銅柱染翰雲霞起赤城

第六首 知君經術久逾成功令斐然似漢京門士訓

辭歸爾雅守臣奏對罷縱橫第八首 萬壑千山倒鏡

湖金堂王室滿僊都題詩試問羅浮客風景還同

故國無

首 第 九

華頂高懸瀑布長中天雙闕鬱相望

知君劇有冷霞興風馭何時到石梁

徐與予同舉進士雅有詩

名於吳越間此詩蓋離索既久而作以寄予者其辭氣渾成寄興高遠可入邑事故采錄之

訓導洪彩旅館夜坐紀事詩

首 一

初夏天氣融盈盈

海月上入門坐良久蕭然對灌莽市頭誰家子朱

絲送清響感此殊不樂令人發深想寇盜滿山隅

四野半荒壤死者魂莫招生者靡歸徃白晝攫金

徒散作百夫長豈無戈矛士粲粲耳豢養誰能為

此禍天實降羅網還聞羽書馳方頒戰捷賞 大

忠祠詩

首 一

大忠祠下木陰陰三百年来恨至今慷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七十九

慨萬金成劾表艱難一劍委哀吟黃冠縱就還鄉

計赤縣終悲作陸沉杳杳青天不可問空餘山月

照丹心

邑人趙一誨三忠新廟詩

首 一

雙廟岩堯不可攀新

祠高起並文山三仁許國原同體千載棲神共此

間儼見冠裳雲際落翻疑劔珮月中還沁園况有

留題在續筆何人點半班

邑人劉志遜山中秋夜詩

首 一

洞簫聲動月初滿

地清霜一草廬白鶴飛來鳴夜半不知身在紫霞

居 雙忠廟詩

首 一

睢陽一死重山丘廟食千年鎮

海陬完節在天應獨付英魂隨地可同遊蕭蕭落
木陰風起黯黯寒雲殺氣浮野老日來談往事猶
疑作客過中州

主簿包大烜大忠祠詩首一海上青山丞相祠靈松

神檜盡南枝忠魂不逐胡塵散大節寧同宋祚移
夜雨春江流宿恨夕陽啼鳥泣殘碑從容就義原

無媿勲業文章萬古垂

教諭陳應梅大忠祠詩首一間關百折到潮陽慟哭

匡門恨更長一死丹心昭白日千年正氣凜玄霜

滄溟浩渺終歸漢古廟幽沉已配唐不見東山山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八十

下路春風時拂澗蘋香

揭陽陳宗魯憶潮陽東山詩首一二十年前訪石泉

登臨曾得侍高賢水簾不捲聊同坐雲壑無關亦

可眠碧海周迴環大地文峰聯絡峙中天祗今風

景寧殊舊咫尺懷人思惘然

潮州府同知陳學麟駐潮陽夜坐書懷詩首一窈窕

空庭月影斜無端鎮日駐公車鳳凰山下方千里

鴻鴈聲中幾萬家危堞入更頻擊析荒郊何處尚

聞笳誰當千羽脩文教人道潮陽盡兔置時以奉
檄綏新

民至

知縣黃一龍新建韓祠記一首唐昌黎韓公刺潮迄
今八百有餘載其廟食於潮寔自宋元祐始其大
都蘇長公之述備矣按郡志公刺潮八閱月而至
潮陽者再最後則留衣大顛寺中寺舊有留衣亭
盖公嘗身所經歷而最不能忘情者也公祠在郡
治鱷溪之陽郡之山水皆以公姓得名其功德入
人可謂深且厚顧是邑祠獨缺予入境即議鼎建
以時詘未果居二載餘始卜地於邑東山地即東
嶽廢址其左為唐睢陽張許兩公廟又左則宋丞
相文山公祠在焉其棟宇則貨諸邑鄭氏之故祠

本為之價廉工省兵燹之餘巋然獨峙若有待而
然者間更益以椽題稍飾丹黝前設牖戶以便啓
閑示嚴閒又前築露臺臺覆以亭為拜瞻之所庭
除而下有二古榕夾道青蒼若盖拱立視之清風
時動波濤遠映殆山間天然之景也庭之前為門
樓扁曰韓祠周圍繚以垣墻墻之內東西翼為兩
廊塑公像於堂中春秋與三忠並祀如時制經始
於隆慶壬申初夏落成於是秋之季于時僚友東
陽樓君四明包君暨典幕慈谿葉子咸贊其事且
謂予宜記之憶予自少小讀書誦公廟碑至約束

鮫鱷如驅羊之語時即敬慕以為公真天人也迺
今至其地輒想像馴暴之遺烈而未得其要領然
嘗覩公來潮祭神諸作惓惓以稻蠶耕織各寧厥
宇為念至於鄉校一牒尤致意於德禮之化忠孝
之風而其大指歸之排異端宗孔氏豈其潛孚默
運之機有出於尋常尺度之外故能再闢混淪追
隆古昔不啻如耳目所覩記者歟議者乃以潮州
謝表與大顛三書故往往為公費辭不知公之遷
潮以詆佛也公之學本諸孟子其負罪引慝而
不敢以遷謫之過歸諸君若將日望其反之者亦

庶幾改之之意也故雖迫切其詞以冀其見原而
不為矯飾畧陳其所長以自獻而不敢自多其排
佛之是此豈悻悻窮日者所易以窺測耶大顛雖
學浮屠而其智慧過人能以勢利形骸自累公
因名至與語而與之往來亦不過唐人交遊惜別
之常態若果為奉佛之故遽盡棄其平生以崇之
而傾心以求福利必不然矣昔日詆佛於朝而今
日事僧於野佛果有靈亦將嗤笑不暇公肯冒然
為之乎予愚昧曷足以知公顧二事皆公居潮之
大者故因記祠公歲月而併論之如此庶後之知

言君子或有所擇云爾

潮陽縣志

卷之十五

八十三

林子曰嗚呼吾邑之文章大都管是矣然予猶不能無遺失之慨焉夫許秘書之東封賦宋史弗錄遐哉靡得而記稱矣郭檢討洪範九疇之論固

本朝應制稱旨之作也迺亦弗傳何歟鄭右史之賦勾漏其地遠而迹荒寢失宜矣吳芑仲歸鳳一賦名起自揭東坡所亟稱者也柰何其亦亡之此非甚後之人與邑之修文者之責耶雖然業已弗及追已其幸有存者至今猶爛然可紀也蓋蘇福竒才天授後有作者難乎其繼矣若發乎聲本乎情性足以擊一邑之風者周棲霞其盛乎郭賢

婦上俞將軍引固女中文字之雄也方之古哲其班徐之流亞歟徽音乃嗣有繇爾矣至如劉山長靈威一記駸駸乎漢魏之選也李僉憲秋風三疊靡靡乎晉宋之遺也亦克行遠不其然乎其它若吳景熙之古健林克剛之悲壯林孝廉之醇雅戴明經之冲澹劉車駕之典實鍾廣文之雄放以及近世搢紳先生山林隱逸之士與夫今昔遊寓諸賢之所著作雖體裁不一興致各殊要皆馳驟乎翰墨之林翱翔乎珠王之圃其為一方之文獻均也乃予過不自量輒附名於諸公之末譬之置撮

土於危巒寫杯水於巨浸弗敵明矣然土壤細流亦太山河海之所藉以高深者苟山日增而高水日濬而深俾土壤細流幸終託以不朽焉則又在乎後之立言之君子云爾

附錄

潮州府推官麒麟山羅公遺愛碑

陳江撰

郡侯麒麟山羅公江西之鄱陽人也負盛名擢進士
第初領命節推吾郡既下車則施設歷可紀述
監司重之黎民愛之盖有素矣潮陽郡之屬邑也
嘉靖癸丑歲適缺令尹侯來視篆未暮而潮日就
治幸其來而悲其晚者無老少無貴賤一也甲寅
春侯復郡矣潮人深慕之謳歌載道遮留滿途有
若赤子之於慈母不忍離其膝下然又數月邑中
諸父老復相與豎碑以紀其績名曰遺愛碑碑成

潮陽縣志

附錄

乙

屬予為記予乃拜手颺言曰碑其起於感乎民其
懷於惠乎惠不洽則感無由生感不厚則碑無由
立是故觀石可以觀政矣我潮自古為邑治不乏
人然於羣黎百姓鮮有建廟立石之思者要之粉
飾之治難以欺至愚如神之心云爾侯清心寡欲
既端其出治之本而徽猷懿德又見諸行事之實
誠宜民宜人之嘉樂君子也吾嘗觀其治邑矣橫
豪肆毒則毅有德威以奪其氣奸詞聚訟則屢出
睿斷以抑其風狡猾亂籍則釐革宿弊以定其版
蒲鞭示警則寓刑罰之教化秋夏追徵則存催科

之撫字恤里役之困則舊例公費常去十分之九
憫賁海之艱則舊籍塩引只徵三分之一知民徭
勞逸之不均則編撥差役一視丁糧多寡以為輕
重而無釋富差貧之病脩葺張許祠宇所以教忠也
分給庠生燈油所以勸士也劄差不及於皂壯所
以防擾也公案不及於門胥所以遠奸也囹圄疑
獄必精於審釋所以雪寃也懼士夫之請托則接
以禮而不失之徇憂下吏之寵賂則制以法而不
失之縱患海舶夷寇之犯我城郭也則多寡精壯
而厚為攻守之備凡其政之所興皆民之所欲政

之所革皆民之所惡侯之治潮也其惠施而不匱
者乎昔晉羊叔子在襄陽時務懷人以德信竟貽
墮淚之碑於峴首聲稱至今侯在潮而仁聲不啻
過之寧不動人立石之思也哉侯名元禎稟性剛
明存心忠義異日秉衡執政尤當有奇勲偉績炳
炳丹青為史氏之所膾炙者予特畧叙其筮仕之
初政如此奚足以盡侯之大耶

潮州府通判蜀泉陳侯去思碑

蕭與潔撰書

侯名國光直隸儀真人以判府掌潮陽事潮殘於
刃政民窮財殫侯憫之用度務極樽節愛民出於

真心比去士民留靴帽為別爰勒石志思夫穹碑
周道在昔有之而帽靴之留吾潮則自侯始也

潮陽縣知縣肖野郭侯去思碑 揭陽鄭旻撰

去思碑者潮民為郭侯肖野立也何思乎郭侯思
遺愛也侯為令方期年以治最移南海潮民戀戀
思之何脩而得斯於民乎余讀漢書循良傳所列
文翁黃霸朱邑龔遂之屬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庶
幾德讓君子之風矣揆厥所繇庶平之外無奇術
當其時趙廣漢張敞嚴延年輩精敏彊毅治鉅細
盡其能斯稱其位矣然而君子有遺譏焉謂其無

惠綏實德苟取一切治辦是豈父母斯民之意哉
潮邑繁富為潮郡七邑稱首邇遂磬然瑣尾斯其
故余難言之矣 聖天子以道成化思賢守令以
惠養元元冢宰奉將德意唯謹郭侯以名進士出
知潮陽遐方雕劾固擇侯安之也侯至無幾何倭
因大舉入寇內地蝥賊蟻附雲屯郊外鞠為蕘藪
賊壘繞于邑城汧城鑿穴晉陽三版勢盖岌岌矣
侯乃拊創殘之民禦日滋之寇計設方畧激以忠
義晝夜乘守民忘其疲伺便出擊賊不能支解圍
宵遁境宇奠安比賊退之後侯吊死問孤布德行

惠因民之疾苛法順流與之更始已責薄繇而負
租者牛車恐後趨事者不待召發不恃拔薤之能
閭里絕武斷之桀不矜攫肉之訊胥史無因緣之
奸民庶樂其業曰吾侯之德也監司采其風曰彼
令之才也迹侯所為一切撫綏保息鷹擊之能鉤
鉅之術絕意不為盖有辯慧傾險深刻之士所視
以為不屑而辯慧傾險深刻之士逐逐殫精術巧
邀譽釣榮民庶方疾吏悲痛共興推不去之謠也
以侯視彼孰得孰失無庸辯者噫使侯當時不來
潮民何以得生完有今日使潮陽得借三年庶其

復豐實之舊乎今侯以所治潮陽者造福南海南
海之民欣欣被德焉異日由臺諫而旬宣而公卿
以所治潮陽者而造福天下天下之民欣欣被德
焉由是翊 皇明有道之長由是光 國史循良
之傳潮邑將不為侯之桐鄉潁川乎太史公曰奉
職循理亦足為治何必威嚴余三復斯言以睹郭
侯之治行未嘗不欣為執鞭也潮邑耆民許海李
時新鄭邦璫鄭明哲姚延派等豎碑道左謁余為
記因著其說如此郭侯名夢得泉之同安人壬戌
賜第肖野其別號云

重修潮陽縣志後序

隆慶辛未秋予以司教事至潮陽聞邑侯紫東公重修邑志私心竊甚慕之越今年冬梓工告成予得受而卒業焉作而曰潮陽之復古也其將自今始乎潮舊以鄒魯名天下其地撫其民

淳衣冠文物彬彬與中州等其所由來遠矣頃歲山海弗靖土率汙萊民俗士風徃徃稍非其故是雖否厄之會抑為之吏民者因陋襲簡罔知尋討前人之緒或不得不任其咎也夫文獻不足夫子興嗟周籍去於諸侯

即孟氏不得其詳何者考信無徵則憑籍無據是故志之不可以已也迺今斯志之作總其事者為督學石洲林先生先生以文名天下尤長於史法其筆削之嚴明前序之述備矣而紫東公之政先以興學校崇教化為

急不規規於淺近之圖蓋誠知所重而欲挽回全盛之風也公猶不自以為功方惓惓於吏治之得失是懼益足以見公之大而屬望於後之人者深且遠矣雖然余亦竊有懼焉輯黎庶以端政本者長民之任也率人士

以興禮文者司教之責也予愚
且慙無所取於一方之模範徒
籍公之德庶無罪悔顧茲鉛槧
之事且無能為役焉懼忝甚矣
志成公適轉廷評既予亦有崇
仁之命迺勉承公誨僭綴數言
於末簡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凡樂觀厥成者其相與勉之
以成公今日之志也哉

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仲冬望日
潮州府潮陽縣儒學教諭莆田
陳應梅謹序

